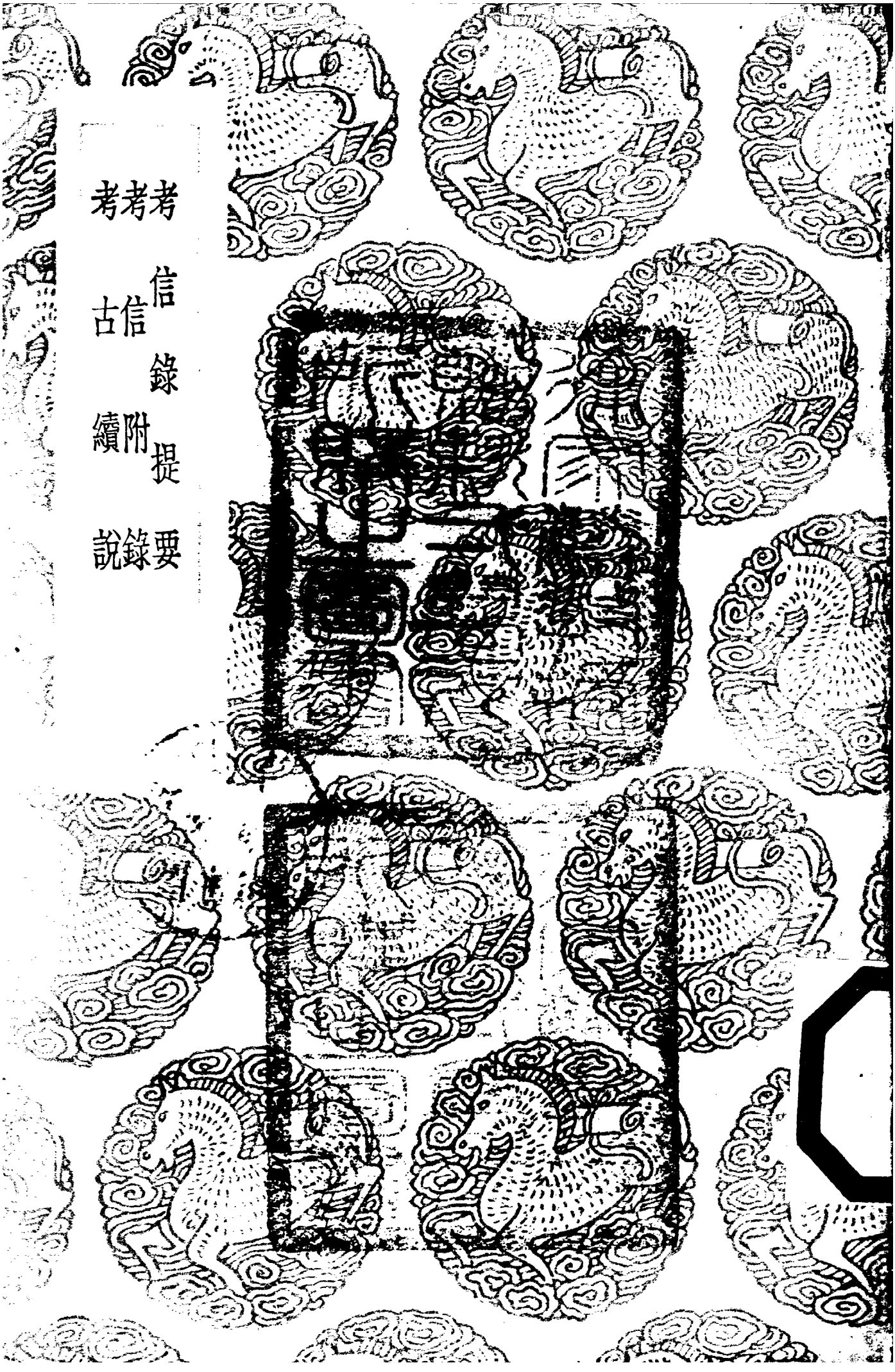

考信錄提要

考信錄附錄

考古續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WL
001100526100

考信錄提要

崔述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考信錄提要卷上

清 大名 崔 述 著

釋例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備載於詩書。（書謂堯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論語。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六經以外。別無所謂道也。顧自秦火以後。漢初諸儒傳經者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於一。兼以戰國之世。處士橫議。說客託言。雜然並傳於後。而其時書皆竹簡。得之不易。見之亦未必能記憶。以故難於檢覈考正。以別其是非眞僞。東漢之末。始易竹書爲紙。檢閱較前爲易。但魏晉之際。俗尙詞章。罕治經術。旋值劉石之亂。中原陸沉。書多散軼。漢初諸儒所傳齊詩、魯詩、齊論、魯論。陸續皆亡。惟存毛詩序傳及張禹更定之論語。而伏生之書。田何之易。鄒夾之春秋亦皆不傳於世。於時復生妄人。僞造古文尙書經傳。孔子家語。以惑當世。二帝、三王、孔門之事於是大失其實。學者專已守殘。沿訛踵謬。習爲固然。不之怪也。雖間有一二有識之士摘其疵謬者。然特太倉稊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時印本盛行。傳布既多。稽覈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誤者。或爲文以辨之。（如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秦誓論、蘇明允譬妃論、王介甫伯夷論之類。）或爲書以正之。（如鄭樵詩辨妄、趙汝談南塘書說之類。）或作傳注以發明之。（如朱子論語、孟子集註、詩集傳、蔡氏書傳之類。）蓋至南宋而後六經之義大著。然經義之失眞已千餘年。僞書曲說久入於人耳目。

習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尙多。所賴後世之儒踵其餘緒而推廣之。於所未及正者補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闡而明之。帝王聖賢之事豈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諸儒類多摭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爲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爲膚末者。而向來相沿之誤遂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經。覺傳記所載與註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決其是非。乃取經傳之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然知傳記註疏之失。顧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屢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爲此錄以辨明之。非敢自謂繼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慮之一得云爾。（以下三章通論讀書考信之意。）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親見也。況千古以上。吾安從而知之。人之言可盡信乎。馬援之薏苡以爲明珠矣。然猶有所因也。無兄者謂之盜嫂。三娶孤女者謂之撾婦翁。此又何說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捫也。筆操於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時聞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餘分者。世人不通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爲已嘗親見之者。余雖尙幼。未見曆書。然心獨疑之。會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寢以觀之。竟夜初未嘗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計其時刻約當食四分有奇之數。疑卽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爲然。又數年。見諸家曆書果與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從而信之。郡城劉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傳。咸謂先時嘗落星於其第。化而爲石。余自幼卽聞而疑之。稍長。從劉氏兄弟遊。親見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細詰之。則曰。實無是事。先人

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狀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爲戲耳。此現有石可據。有文可徵。然且非實。人之言其又安從而信之。周道既衰。異端並起。楊、墨、名、法、縱橫、陰陽諸家莫不造言設事以誣聖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爲其事固然。而載之傳記。若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戴記、說苑、新序之屬。率皆旁采叵言。眞僞相淆。繼是復有讖緯之術。其說益陋。而劉歆鄭康成咸用之以說經。流傳既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爲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傳。非妄撰者。雖以宋儒之精純。而沿其說而不易者蓋亦不少矣。至外紀、皇王大紀、通鑑綱目前編（六字共一書名。與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無涉。）等書出。益廣搜雜家小說之說以見其博。而聖賢之誣遂萬古不白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聖人之讀經。猶且致愼如是。況於傳注。又況於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則欲多聞者。非以逞博也。欲參互考訂而歸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擇。則雖盡讀五車。徧閱四庫。反不如孤陋寡聞者之尚無大失也。

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唐衞退之餌金石藥而死。故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謂韓退之作李于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無他。彼但知有韓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見則多所誤也。余崔在魏族頗繁。然外縣人罕識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試場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優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畜優也。此耳目之前。身親之事。猶若此。則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許允事也。而近世類書以爲

許渾。韓魏公在揚州與客賞金帶圍。王珪與陳旭王安石也。而近世類書以爲王曾。晉宋之事且猶不免傳訛。況乎三代以上。固當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顏閻之事載爲顏淵。閼我所爲移之宰我。諸如此類蓋不可數。但此幸而本書尙存。猶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呂氏春秋亡。人必以論東野畢者爲顏淵。左傳亡。人必以陳恆所殺者爲宰予。雖聒而與之語。終不見聽。必曰古書言如是。夫豈無所傳而妄記者。然則唐虞三代之事。戰國秦漢所述。其移甲爲乙。終古不白者。豈可勝道哉。故堯之臣多矣。乃見重黎。遂以爲必羲和也。紂之臣亦多矣。乃見父師少師。遂以爲必箕比也。禹之佐豈止一人。乃見阿衡。遂以爲必伊尹。無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彷彿近似者。遂以爲必此人。猶之乎許允之事移之渾。王珪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宮載寶。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復白圭之賢受誣於百世。猶之乎衞退之餌金石藥而以餌藥而死爲昌黎罪也。故今錄中凡事之不見於經者。度其不類此人之事。則悄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難爲眇見寡聞而粗心浮氣者道也。（孔毅夫雜說。昔人有辨其係僞撰者。故今但稱宋人雜說。不欲古人之受誣也。）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漢疏廣爲太子太傅。以老辭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論者謂廣見趙蓋韓楊之死故去。無論蓋韓楊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寬大之主。遂終已不去乎。何其視古人太淺也。昭烈帝臨終託孤於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

何詐僞而後世論者謂昭烈故爲此言以堅武侯之心然則將使昭烈爲袁本初劉景升而後可乎此無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亦必如是耳然此猶論古人也邯鄲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車有肥鄉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傾己囊以成之議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傾其囊夫僧之心吾誠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則損己以利人也損己利人而猶謂其欲損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猶他人事也余之在閩也無名之征悉蠲之民有餘之稅悉解之上淡泊清貧之況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鄉之人隔數千餘里終不知也歸里之後人咸以爲攜有重貲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見其飯一盂蔬一盤猶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聖賢豈有當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見於經者皆醇粹無可議至於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之習與聖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之風氣度之也故考信錄但取信於經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爲實也（以下七章皆論戰國邪說寓言不可徵信）

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兩妻豚蹄祝滿家妾覆藥酒東家食西家宿之類不一而足雖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非以爲實有此事也乃漢晉著述者往往誤以爲實事而采之入書學者不復考其所本遂信以爲眞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見於國語者不過其母惡其以好內聞而戒其妾無瘠容無洵涕無掐膺而已戴記述之而遂謂其母據牀大

哭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樓緩又衍之。遂謂婦人自殺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無是事有是語。而遞衍之爲實事者。春秋傳子太叔云。婺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此不過設言耳。其後衍之。遂謂漆室之女不績其麻而憂魯國。其後又衍之。遂謂魯監門之女嬰憂衞世子之不肖。而有終歲不食葵。終身無兄之言。若眞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韓嬰竟采之以入詩外傳。劉向采之以入列女傳。傳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虛言竟成實事。由是言之。雖古有是語。亦未必有是事。雖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況乎戰國游說之士。毫無所因。憑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見漢人之書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過矣。故今考信錄中。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爲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眞以爲三代之事也。

戰國秦漢之書非但託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解。遂妄爲之說者。古者日官謂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爲帝堯臣。主出納日。以故謂之日御。後世失其說。遂誤以爲御車之御。謂羲和爲日御車。故離騷云。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屬支離可笑。又有誤以御日爲浴日者。故山海經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淵。則其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常儀古之賢臣。占者占驗之占。常儀之占月。猶羲和之占日也。儀之音古皆讀如娥。故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云。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皆與阿何相協。後世傳訛。遂以儀爲娥。而誤以爲婦人。又誤以占爲占居之意。遂謂羿妻常娥竊不死之藥而奔於月中。由是詞賦家相沿用之。雖不

皆信爲實。要已誣古人而惑後世矣。諸如此類。蓋不可以勝數。然此古語猶間見於經傳。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書已亡而流傳之誤。但沿述於諸子百家之書中者。更不知凡幾矣。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傳流日久。往往信以爲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

先儒相傳之說。往往有出於緯書者。蓋漢自成哀以後。讖緯之學方盛。說經之儒多采之以註經。其後相沿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爲先儒之說如是。遂靡然而從之。如龍負河圖龜具洛書。出於春秋緯。黃帝作咸池。顓頊作五莖。帝嚳作六英。帝堯作大章。出於樂緯。諸如此類。蓋不可以悉數。即禘爲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緣緯書之文而遞變其說者。蓋緯書稱三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鄭氏緣此。遂以禘爲祭天。而謂小記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雖駁鄭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復別有一祖在。豈非因緯書而誤乎。余幼時嘗見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稽之經傳。並無此文。後始見何休公羊傳序。唐明皇孝經序有此語。然不知此兩序本之何書。最後檢閱正義。始知其出於孝經緯之鉤命訣也。大抵漢儒之說本於七緯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頗有核正。然沿其說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學者動曰。漢儒如是說。宋儒如是說。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議之。嗚乎。漢儒之說果漢儒所自爲說乎。宋儒之說果宋儒所自爲說乎。蓋亦未嘗考而已矣。嗟夫。讖緯之學。學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讖緯之書之言。則學者皆遵守而莫敢有異議。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爲之解也已。

近世淺學之士動謂秦漢之書近古。其言皆有所據。見有駁其失者。必攘臂而爭之。此無他。但徇其名而實未嘗多觀秦漢之書。故妄爲是言耳。劉知幾史通云。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此五經指公羊穀梁禮記之文。非古經也。）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按史記攻趙者屠岸賈。非韓氏。此蓋誤。）有程嬰杵臼之事。（原註。出史記趙世家。）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原註。出禮記。）其記時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荊昭夫人。（原註。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焉。（原註。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原註。出向七錄。）劉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原註。出扁鵲傳。）樂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原註。出向新序。）劉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誡。（原註。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由是論之。秦漢之書其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特世未有如知幾者肯詳考而精辨之耳。顧吾猶有異者。知幾於秦漢之書紀春秋之事。考之詳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雜史之文而疑經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漢僅數百年。而其舛誤乖刺已累累若此。況文武之代。去西漢千有餘年。唐虞之際。去西漢二千有餘年。卽去戰國亦二千年。則其舛誤乖刺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數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無左傳一書證其是非耳。豈得遂信以爲實乎。故今爲考信錄。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詩書爲據。而不敢以秦漢之書遂爲實錄。亦推廣史通之意也。

非惟秦漢之書述春秋之事之多誤也。卽近代之書。述近代之事。其誤者亦復不少。洪景盧容齋隨筆云。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其一云。姚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卽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信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叢談所載張杜范趙歐陽司馬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處日月而糾駁之。然則雖近代之書述前數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盡信者。況於戰國秦漢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誤固當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編年之史不存於今。無從一一證其舛誤耳。然亦尙有千百之一二。經傳確有明文。顯然可徵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嚳崩之後百十餘年。而世乃以爲嚳之子。堯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長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尙幼。而世乃以爲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踐阼。公山弗擾之畔。孔子方爲司寇。聽國政。佛肸之畔。孔子卒已數年。而世以爲孔子往應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異於開寶遺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幾景盧復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門之事。而與之上下今古也。

自宋以前。士之讀書者多。故所貴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幾景盧然也。至明。以三場取士。久之而二三場皆爲具文。止重四書文三篇。因而學者多束書不讀。自舉業外茫無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務

搜覽新異。無論雜家小說。近世贋書。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爲奇貨。以傲當世不讀書之人。曰。吾誦得陰符、山海經矣。曰。吾誦得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矣。曰。吾誦得六韜、三略、說苑、新序矣。曰。吾誦得管、晏、申、韓、莊、列、淮南、鶡冠矣。公然自詫於人。人亦公然詫之以爲淵博。若六經爲藜藿而此書爲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戰國之時。邪說並作。寓言實多。漢儒誤信而誤載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係實事。而遞傳遞久以致誤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晉陶淵明桃花源記言武陵漁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外人間隔。此特漢晉以前黔楚之際。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無神仙誕妄之說也。而唐韓昌黎桃源圖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云。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劉夢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驚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尋無蹤。皆以淵明所言者爲神仙。雖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誤則一也。至宋洪興祖始據淵明原文以正韓劉之誤。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淵明之寃始白。向使淵明之記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時。後之人但讀韓劉之詩。必謂桃源眞神仙所居。不則以爲淵明之妄言。雖百洪興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豈有是事哉。晉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晉諱故作明。）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後唐杜子美詠昭君村。遂有千載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詞人相沿用之。世之學者遂皆以琵琶爲昭君嫁時之所彈矣。然此現有石崇之詞可證。少知讀書者猶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詞遂亡。後之人但見前代詩人纂焉稱之如此。雖好學之士亦必皆以爲實。誰復知其爲烏孫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漢

以來學未有過於昌黎者而子美號爲詩史說者謂其無一字無來歷然其言皆不可指實如是然則漢晉諸儒之所傳者其遂可以盡信乎哉乃世之學者多據爲定案惟宋朱子間糾駁其一二而人且曰漢世近古漢儒之言必非無據而云然者然則韓杜之詩豈皆無據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國史既無存於世者但據傳記之文而遂以爲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尚可勝道哉故余爲考信錄於漢晉諸儒之說必爲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詆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以下五章論漢人解詁之有誤）

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誤者有記憶失眞而致誤者一人之事兩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數人遞傳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傳皆傳春秋而其事或互異此傳聞異詞之故也古者書皆竹簡人不能盡有也而亦難於攜帶纂書之時無從尋覓而翻閱也是以史記錄左傳文往往與本文異此記憶失眞之故也此其誤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爲其書累顧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謂之誤必曲爲彌縫使之兩全遂致大誤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貢詳之矣而周官有幽幷而無徐梁誤也必曲爲之說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異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亦誤也必曲爲之說曰記商制也（說詳唐虞考信錄中）此非大誤乎春秋傳成公之母呼聲伯母曰姒伯華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長婦稚婦皆相呼以姒也衞莊公娶於陳曰厲嫣其娣戴嫣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已其娣聲已是妹隨姊嫁者稱娣也而爾雅云長婦謂稚婦爲娣稚婦謂長婦爲姒誤矣必曲爲之說曰長婦稚婦據妻之年論之不以夫之長幼別也此非大誤乎鄭氏之注禮也凡記與經異及兩記互異者必以一爲周禮一爲殷禮不則以一爲士禮一爲大

夫禮。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誤。欲使兩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誤者也。夏太康時。有窮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堯時羿射日之事。說者遂謂羿本堯臣。有窮之羿襲其名也。晉文公舅子犯。戴記謂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說苑誤以爲平公時人。說者遂謂晉有兩咎犯。一在文公時。一在平公時也。凡茲之誤。皆顯然易見者。推而求之。蓋不可以悉數。而東周以前。世遠書缺。其誤尤多。故今爲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爲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爲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之虛實而去取之。雖不爲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至爲古人之書增其誤也。

傳記之文。往往有因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者。春秋傳。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按此時晉四軍。楚三軍。晉非用三軍不足以敵楚。若鄭則國小衆寡。以一軍敵之足矣。必無止以兩軍當楚。復以兩軍當鄭之理。此二事必有一誤。顯然易見者。按後文云。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傳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然則是郤至以新軍當楚右軍。而後卒於王卒。無緣得從鄭伯。從鄭伯者。獨韓厥一軍耳。襄二十七年傳。齊慶封聘於魯。其車美。叔孫譏之。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二十八年傳。慶封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譏之。叔孫食慶封。慶封汜祭。使工爲之賦茅鴟。此二事絕相似。亦必有一誤。且叔孫既食慶封以不敬故而譏之矣。踰年而又食之。又譏之。胡爲者。鄭之葬簡公也。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中止。鄭之爲蒐除也。復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誤。不然。前既不肯毀人之廟矣。後又何爲而欲毀之乎。春秋左傳於諸傳記中爲

最古、然其失猶如是。則他書可知矣。是以史記記周公請代武王死。又記周公請代成王死。一本之金縢。一本之戰國策。而不知其實一事也。列子稱孔子觀於呂梁而遇丈夫厲河水。又稱息駕於河梁而遇丈夫厲河水。此本莊周寓言。蓋有采其事而稍竄易其文者。僞撰列子者誤以爲兩事而遂兩載之也。戰國策中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家語爲尤甚。亦不足縷辨也。由此觀之。一事兩載乃傳記之常事。或因傳者異詞。亦有兩事皆非實者。正如唐人小說。以餅拭手之事。或以爲肅宗。或以爲宇文士及。誤稱猶子之事。或以爲趙需。或以爲何儒亮耳。必盡以爲兩事。誤之甚矣。以此例之。漢以來之書以誤傳誤者甚多。不得盡指以爲實也。

後人之書。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會之。遂致大謬於事理者。大戴記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信如所言。則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僅十年耳。而序稱十有一年伐殷。書稱十有三祀訪箕。其年不符。說者不得已。乃爲說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稱元年爲十年。（說詳豐鎬考信錄中。）春秋書齊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殯於十二月辛巳。距卒僅七日耳。而傳采夏正之文。以爲卒於十月乙亥。則卒與殯遂隔六十七日。說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會之以爲尸蟲出於戶。此豈近於情理哉。前人之爲此言。不過一時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猶皆前人之誤之有以啓之也。若乃經傳本無疑義。而註家誤會其意。及與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鑿以靳其說之通者。亦復不少。如堯典之四岳。注

者誤以爲四人。因與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皐陶爲申命。以治水明農爲在堯世矣。書序之以箕子歸。說者誤以爲本年之事。因與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爲觀兵以序之。度孟津爲有日月而無年矣。說並詳唐虞豐鎬兩考信錄中。凡茲之誤。其類甚多。展轉相因。誤於何底。姑舉數端以見其概。乃學者但見其說如是。不知其所由誤。遂謂其事固然而不敢少異。良可歎也。故今爲考信錄。悉本經文以證其失。并爲抉其誤之所由。庶學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經傳之文不至於終晦也。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聖人豈不樂於人之盡知。然其勢必不能。強不知以爲知。則必并其所知者而淆之。是故無所不知者。非眞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遠矣。言語不同。名物各異。且易竹而紙。易篆而隸。遞相傳寫。豈能一一之不失眞。韓文考異。閣、杭蜀本互有異同。石本亦有舛誤。宋祁所藏杜詩。與行世本迥異。近者如此。遠者可知。以爲不知。夫亦何病。而學者必欲爲之說以通之。此古書之所以晦也。偶閱雲谷雜記。記蘇子瞻集二事。其事雖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過虔州。有行看鳳尾詔。卻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虍。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是也。注者乃云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頭之爲虔。固其學之不廣。然天下之書豈能盡見。缺之未爲大失也。強以意度之。而屬之顧愷之。則其失何啻千里。彼漢人之說經。有確據者幾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則其類此者蓋亦不少矣。特古書散軼。無可證其誤耳。烏在其可盡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記韓定辭事。見於北夢瑣言。以瑣言較蘇集。則蘇集誤

以幕客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客。江表俾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讀。夫以宋人讀宋人之書。時代甚近。宜無誤也。然其誤尙如此。況二千年以前之書。又無他書可較者乎。故今爲考信錄。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磁州故產磁器。有孫某者。仿古哥定汝諸窯之式造之。既成。擇其佳者埋地中。踰兩年。取出。市於京師保定諸貴人家。見者莫不以爲眞也。由此獲利十倍。州中鬻煙草者。楊氏最著名。價視他肆昂甚。貿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給。則取他肆之物。印以楊氏之號而畀之。人咸以爲美。雖出重價。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貴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實者也。鄭康成。東漢名儒也。所註雖不盡是。然亦未嘗盡非。而王肅百計攻之以求勝。然而公道難奪。卒不可勝。於是其徒雜取傳記諸子之文。僞撰古文尙書。孔子家語。（家語雖有王肅序。然玩其文。亦係其徒僞撰。非肅自作。）以欺世人而伸肅說。至於隋唐之際。復遇劉焯孔穎達者。不學無識。妄爲表章。由是鄭學遂微。鄭書遂亡。後之學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聖人之經。猶日月也。其貴重猶金玉也。僞作者豈能襲取其萬一。乃世之學者聞其爲經。輒不敢復議。名之爲聖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卽有一二疑之者。亦不過曲爲之說而已。是貴人之買磁器而市賈之販煙草也。司馬遷。漢武帝時人也。而今史記往往述元成時事。劉向。西漢人也。而今列女傳有東漢人在焉。謂此二子者有前知之術乎。抑亦其書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紀。李德裕之客所爲也。而嫁名牛僧儒。碧雲騢。小人毀君子者之所爲也。而嫁名梅堯臣。然則天下之以僞亂眞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漢董仲舒疏論災

異。武帝下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爲其師書。以爲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是爲其師書則尊信之。非其師書則詆諆之。而不復問其是與非矣。是故。辨異端於戰國之時最易。爲其別名爲楊墨也。辨異端於兩漢之世較難。而人亦或不信。爲其雜入於傳記也。辨異端於唐宋以後最難。而人斷斷乎不之信。爲其僞託之聖言也。故余謂讀經不必以經之故浮尊之。而但當求聖人之意。果知聖人之文之高且美。則僞者自不能亂眞。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爲人道也。（以下三章論東晉以後僞書。）

自明以來儒者多闢象山陽明。以爲陽儒陰釋。而罕有辨尚書家語之僞者。然吾謂象山陽明不過其自爲說之偏。而聖人之經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見決事。然於朝廷無加損也。若僞撰經傳。則聖人之言行悉爲所誣而不能白。譬如權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爲所潛移默轉而不之覺。其所關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其後有人訟之。始知其僞。陳師道言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所僞撰。蓋逸嘗以草示蘇明允云。然則僞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所賴達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眞僞。然後聖人之眞可得。豈得盡信以爲實乎。然亦非但有心僞造者之能惑世也。蓋有莫知誰何之書。而妄推奉之。以爲古之聖賢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書者。莊周。戰國初年人也。而其書稱陳成子有齊國十二代。孔叢子。世以爲孔鮒所作也。而其中載孔臧以後數世之事。然則其言之不出於莊周孔鮒明甚。古書之如是者豈可勝道。特世人輕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嘗謂自漢以後諸儒功

之大者。朱子之外。無過趙岐。過之大者。無過漢張禹。隋二劉。唐孔穎達。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刪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書精一純粹。不爲邪說所亂。實大有功於聖人之經。禹采齊論章句雜入於魯論中。學者爭誦張文。遂棄漢初所傳舊本。焯炫等得江左之僞尚書。喜其新奇。驟爲崇奉。穎達復從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聖賢之行事爲異說所淆誣而不能白者千數百年。雖有聰明俊偉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異詞者。皆此數人之惑之也。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斂之法。恐人之議己也。乃尊周官爲周公所作以附會之。卒致蔡京紹述。（京亦以周官附會徽宗之無道者。）靖康亡國之禍。而周公亦受誣於百世。象山陽明之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昔人有言曰。買菜乎。求益乎。言固貴精不貴多也。韓昌黎文集。李漢所訂也。其序自稱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此外更無他文甚明。而好事者復別訂有外集。此何爲者邪。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朱侍講校定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僞。而不悟此書爲僞之尤也。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案外鈔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妄也。（原文太繁。今節錄之如此。）由是言之。吾輩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舊。無負於古人可矣。不必求勝於古人也。論語所記孔子言行不爲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況於其全。學者果欲躬行以期至於聖人。誦此亦已足矣。乃學者猶以爲未足。而參以晉人僞撰之家

語。尙恨家語所采之不廣也。復別采異端小說之言爲孔子集語及論語外篇以益之。不問其眞與贋。而但以多爲貴。嗟乎。是豈非買菜而求益者哉。余在閩時。嘗閱一人文集。忘其姓名。皆其所自訂者。其序有云。異日有人贈一二篇。及稱吾外集者。吾死而有知。必爲厲鬼以擊之。嗚乎。爲人訂外集。而使天下之能文者。痛心切齒而爲是言。夫亦可以廢然返矣。故今爲考信錄。寧缺毋濫。卽無所害。亦僅列之備覽。寧使古人有遺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誣於後世。其庶幾不爲厲鬼所擊也已。

經傳之文亦往往有過其實者。武成之血流漂杵。雲漢之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固嘗言之。至閟宮之荆舒是懲。莫我敢承。不情之譽。更無論矣。戰國之時。此風尤盛。若淳于髡、莊周、張儀、蘇秦之屬。虛詞飾說。尺水丈波。蓋有不可以勝言者。卽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廩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言未必無因。然其初事斷不如此。特傳之者遞加稱述。欲極力形容。遂不覺其過當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而以爲其囿方七十里。管叔監殷。乃武王使之。而屬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記者失其詞。均不可知。不得盡以爲實事也。蓋孟子七篇。皆門人所記。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當日之言。旣流俗傳爲如此。遂率筆記爲如此。正如蔡氏書傳言史記稱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其實史記但稱爲益。從未稱爲伯益。蔡氏習於世俗所稱。不覺其失。遂誤以伯益入於史記文中耳。然則學者於古人之書。雖固經傳之文。賢哲之語。猶當平心靜氣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詞而害其意。況於雜家小說之言。安得遽信以爲實哉。以下三章。論經傳記注亦有不可盡信之語。

傳雖美、不可合於經。記雖美、不可齊於經。純雜之辨然也。曲臺雜記。戰國秦漢諸儒之所著也。得聖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會失實者正復不少。大小兩戴迭加刪削。然尚多未盡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謬累累。固已不可爲訓。至月令乃陰陽家之說。明堂位乃誣聖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諸其中。謂之禮記。此何以說焉。周官一書。尤爲雜駁。蓋當戰國之時。周禮籍去之後。記所傳聞而傳以己意者。乃鄭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學者羣焉奉之。與古禮經號爲三禮。魏晉以後。遂並列於學官。迨唐復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淺說遂與詩書並重。尤可異者。孔氏穎達作正義。竟以戴記備五經之數。而先儒所傳之禮經反不得與焉。由是學者遂廢經而崇記。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雜亂不可考。本末顛倒。於斯極矣。朱子之學最爲精純。乃亦以大學、中庸躋於論、孟。號爲四書。其後學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詩、書、春秋諸經之上。然則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愼也夫。

朱子易本義。詩集傳。及論語孟子集註。大抵多沿前人舊說。其偶有特見者。乃改用己說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亶父句。趙注以爲太王之名。朱註亦云。亶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亶父句。毛傳以字與名兩釋之。朱傳亦云。亶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沿用舊說。顯然可見。豳風鴟鴞篇。傳采僞孔傳之說。以居東爲東征。遂以此詩爲作於東征之後。及後與蔡九峯書。則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書傳改用新說。然則朱子雖采舊說。初未嘗執一成之見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漢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誤沿於漢人者正不少也。拘謹者則又尊朱太過。動曰朱子安得有誤。而不知朱子未嘗自以爲必無誤也。卽朱子所自

爲說。亦間有一二誤者。衞文公以魯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莊子猶見於經。則武子固未嘗逮事文公矣。而論語甯武子章註云。武子在位。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誤矣。蓋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數。朱子仕爲朝官。又教授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書又不下數百餘卷。則其沿前人之誤而未及正者。勢也。一時偶未詳考而致誤者。亦勢也。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惟其不執一成之見。乃朱子所以過人之處。學者不得因一二說之未當而輕議朱子。亦不必爲朱子諱其誤也。

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愼。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然猶刪其不雅馴者。近世以來。所作綱目前編。綱鑑捷錄等書。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闢之初盤古氏者。且並其不雅馴者而亦載之。故曰。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也。管仲之卒也。預知豎刁易牙之亂政。而歷詆鮑叔牙賓須無之爲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蘇洵知之。故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賜。而蘇氏責管仲之不能薦賢也。禘之禮。爲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穀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趙匡知之。故三傳皆以未三年而吉祭爲譏。而趙氏獨以禘爲當於文王。不當於莊公也。漢李陵有重答蘇武書。陵與武有相贈之詩。班婕妤有團扇詩。揚雄有劇秦美新之作。司馬遷班固不知也。而梁蕭統知之。故史記漢書不載其一字。而其詩文皆見於昭明文選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學遠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見者經而已。其次乃有傳記。且猶不敢深信。後人則自諸子百家、漢唐小說、演義、傳奇。無不覽者。自莊列管韓呂覽說苑諸書出。而經之漏者多矣。自

三國、隋唐、東西漢、晉演義、及傳奇、小說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無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勝於古人也。近世小說有載孔子與采桑女聯句詩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長。夫子行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采桑娘。謂七言詩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詩。識者已駁其僞。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數百年。而託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以下二章泛論務博而不詳考之失。）

有二人皆患近視。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適村中富人將以明日懸扁於門。乃約於次日仝至其門。讀扁上字以驗之。然皆自恐弗見。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幷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門。甲先以手指門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門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見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問之曰。所言字誤否。主人曰。誤則不誤。但扁尚未懸。門上虛無物。不知兩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數尺之扁。有無不能知也。況於數分之字。安能知之。聞人言爲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爲大誤也。史記樂毅傳云。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卽墨未服。是毅自燕王歸國以後。日攻齊城。積漸克之。五載之中。共下七十餘城。唯此兩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無足異者。而夏侯太初乃謂毅下七十餘城之後。輟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盡棄。以此爲毅之罪。服之以此爲毅之賢。蘇子瞻則又謂毅不當以仁義服齊。輟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盡棄。以此爲毅之罪。至方正學則又以二子所論皆非是。毅初未嘗欲以仁義服齊。乃下七十餘城之後。特勝而驕。是以頓兵兩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論。皆似有理。然而毅初無此事也。是何異門上並無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獨謂虛實明而後得

失或可不爽。故今爲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爲先務。而論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嗟夫。古今之讀書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貴者無論已。聰明之士。意氣高邁。然亦率隨時俗爲轉移。重詞賦則五字詩成。數莖鬚斷。貴宏博則雪兒銀筆。悅服締交。蓋時之所尚。能之則可以見重於人。是以敝精勞神而不辭也。重實學者惟有宋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爲道學。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學益雜。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禪門。架上必雜置以佛書。乃爲高雅絕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門之事。雖沿訛踵謬。無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讀書。爲人而已。亦誰肯敝精勞神。矻矻窮年。爲無用之學者。況論高人駭語。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謗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爲之。雖然。近世以來。亦未嘗無究心於古者也。吾嘗觀洪景盧所跋趙明誠金石錄及黃長睿東觀餘論。未嘗不歎古人之學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盤盂之微。一杯勺之細。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漢也。蘭亭之序。羲之之書。亦何關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爲眞本。孰爲贋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獨於古帝王聖賢之行事之關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與聽之而不別其眞贋。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遺。補前人之缺。則考信錄一書其亦有不容盡廢者與。此章自述作考信錄之故。

考信錄提要卷下

總目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戰國秦漢以迄魏晉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類者。是故戰國之人稱述三代之事。戰國之風氣也。秦漢之人稱述春秋之事。秦漢之語言也。史記直錄尚書春秋傳之文。而或不免雜秦漢之語。僞尚書極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終不能脫晉之氣。無他。其平日所聞所見皆如是。習以爲常而不自覺。則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宋時有與其從兄子訟析貲者。幾二十年不決。趙善堅以屬張淏。訟者云。紹興十三年從兄嘗鬻祖產。得銀帛楮券若干。悉聾而商。且書約。期他日復置如初。淏曰。紹興三十年後方用楮幣。不應十三年汝家已預有若干。汝約僞矣。由是其訟遂決。此豈非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乎。夫淏以考古名於時。宜其不長於吏事矣。然乃精於聽訟若此。何哉。考古之與聽訟。固一理也。是故易傳之述包羲帝而稱王（唐虞以前無稱王天下者。說見補上古錄中。）蔡傳之引史記。益而加伯（史記以前稱益。未有加以伯者。說見唐虞錄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覺也。傳之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註但云皆古書名。及僞書序既出。而林註遂歷歷數之。無他。文必因乎其時故也。所以漢人好談讖緯。則所撰之泰誓、烏流火覆祥瑞先呈。晉人喜尚排偶。則所撰之泰誓、斲脛、剖心、對待獨巧。誓誥不及二帝。而僞古文書虞世有伐苗之誓。盟詛不及三王。而呂氏春秋武王有

四內之盟。甚至王通之元經。以隋人而避唐諱。是知僞託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準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然而世之學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則心粗氣浮。不知考其眞僞。一則意在記覽。以爲詩賦時文之用。不肯考其眞僞。一則尊信太過。先有成見在心。卽有可疑。亦必曲爲之解。而斷不信其有僞也。正如紹興三十年後方行楮幣。此宜當日人人知之。卽不知。亦不難考而得之。乃歷二十年而訟不決也。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戰國時之躔度。少通曆法者皆能辨之。而僞周書有之。人遂以此爲周公之制。嗟夫。嗟夫。此考信錄一書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自明季以來。學者大抵多爲時文。購買講章墨卷。晨夕揣摩。以爲祕笈。此外不復寓目。其能讀書不專爲時文者。千百人中或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記覽爲宏博。以詩賦爲風雅。其能不僅爲記誦詞章之學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爲當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學自命。謹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則竟出入王陸。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陳言。其駁者固皆拾莊子佛氏之唾餘。卽其醇者亦不過述宋儒性理之賸說。其能殫精經義。留心治術。爲有用之學者。殊罕所遇。然後知學問之難言也。述自讀諸經孟子以來。見其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國無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飽可暖。皆人所不能須臾離者。至於世儒所談心性之學。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無所當。正如五色綵紙爲衣。可以美觀。如用之以禦寒蔽體。則無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蓋本於書堯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學篇始推之於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爲本。

逮宋以後諸儒始多求之心性詳於談理而略於論事雖係探本窮源之意然亦開後世棄實徵虛之門及陸王之學興幷所謂知者亦歸之渺茫空虛之際而正心誠意遂轉而爲明心見性之學矣余竊謂聖人之道大而難窺聖賢之事則顯而易見與其求所難窺不若考所易見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述賦性愚鈍不敢言上達之事惟期盡下學之功故於古帝王聖賢之事嘗殫精力以分別其是非眞僞而從無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賢甘爲識小之人亦有鑒於魏晉之談名理而尚老莊卒至有陸沉之禍也

余少年讀書見古帝王聖賢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嘗分別觀之也壯歲以後抄錄其事記其所本則向所疑者皆出於傳記而經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經之精粹也惟尚書中多有可疑者而論語後五篇亦間有之私怪其故覆加檢閱則尚書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內而三十三篇皆無之始知齊梁古文之僞而論語終莫解其由最後考論語源流始知今所傳者乃漢張禹彙合更定之本而非漢初諸儒所傳之舊本也至於禮記原非聖人之經乃唐孔穎達強以經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卽飫聞之更無足異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書高下眞僞本不難辨但人先有成見者多耳昔有顯官之任遇陸羽於江濟邀共品茶使僕以十餘盎渡江往取潭水歸舟遇風盎水半傾乃取江水代之既至羽揚而視之但云非是過半乃云此潭水矣顯官詰僕僕以實告蘇子瞻使人買金華豬中途而逸以他豬代之及宴客莫不稱美者既知非金華豬始相視而笑此無他子瞻座上之客皆有成見在心而羽無成見故耳余生平不

好有成見於書則就書論之於事則就事論之於文則就文論之皆無人之見存惜乎今之讀書者皆子瞻座上客果有識古書之眞僞如陸羽之辨水者必不以余言爲謬也

考古提要二卷

考信錄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錄之故也薛敬軒先生云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此不過因世之學者心無實得而但勦襲先儒道學陳言以爲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爲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豈無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書傳屬蔡沈以喪祭二禮屬黃幹至於春秋經傳絕無論著是朱子亦尙有未及爲者鴟鴞詩傳沿用僞傳舊說及與蔡沈書始改以從鄭是朱子亦尙有未及正者況自近世以來才俊之士喜尙新奇多據前人注疏強詞奪理以駁朱子是朱子亦尙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見豈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見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閱者當有以諒其苦心也

補上古考信錄二卷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僞孔安國尙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說余獨以爲不然夫古帝王之書果傳於後孔子得之當何如而表章之其肯無故而刪之乎論語屢稱堯舜無一言及於黃炎者孟子溯道統亦始於堯舜然則堯舜以前之無書也明矣周官一書

所載制度皆與經傳不合。而文亦多排比。顯爲戰國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據也。春秋傳云。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氏註云。皆古書名。悉不言爲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於安國。杜氏豈容不見。而林氏堯叟乃取僞序之文以釋左傳。甚矣宋儒之不能闕疑也。虞書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又曰。天敍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堯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蓋卽五倫之義。書之策以教民。所謂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經所有之五典。而別求五典以實之也。典籍之興。必有其漸。倉頡始制文字。至於大撓。然後作甲子以紀日。至於羲和。然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紀年。必無甫有文字卽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當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書也。自易春秋傳始頗言羲農黃帝時事。蓋皆得之傳聞。或後人所追記。然但因事及之。未嘗盛有所鋪張也。及國語、大戴記。遂以鋪張上古爲事。因緣附會。舛駁不可勝紀。加以楊墨之徒欲絀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遠無徵。乃妄造名號。僞撰事跡。以申其邪說。而陰陽神仙之徒亦因以託之。由是司馬氏作史記。遂託始於黃帝。然猶頗刪其不雅馴者。亦未敢上溯於羲農也。逮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所采益雜。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圖、三五曆、外紀、皇王大紀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盤古氏者矣。於是邪說詖詞雜陳混列。世代族系紊亂庞雜。不可復問。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爲其所淆。竊謂談上古者。惟易春秋傳爲近古。而其事理亦爲近正。以此證百家之謬。或亦有不可廢者。故余雜取易春秋傳文。以補上古之事。司馬氏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是余之志也夫。

右前錄四卷

唐虞考信錄四卷

考信錄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書之義也。尚書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蓋上古之世。雖有包羲神農黃帝諸聖人相繼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創始者難爲力。故天下猶未平。至堯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繼之。禹皐陶稷契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盡除。大利盡興。制度禮樂可以垂諸萬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爲典謨等篇以紀其實。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湯文武迭起。撥亂安民。制作益詳。典籍益廣。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堯舜。孟子敍道統亦始於堯舜。然則堯舜者。道統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卽文章之祖也。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並興。堯舜之道漸微。孔子懼夫愈久而愈失其實也。於是訂正其書。闡發其道。以傳於世。孔子旣歿。異端異盛行。楊墨之言盈天下。叛堯舜者有之。誣堯舜者有之。稱述太古以求加於堯舜者有之。於時則有孟子辭而闢之。迄乎孟子又歿。而其說益誕妄。司馬氏作史記。遂上溯於黃帝。雖頗刪其不雅馴者。而所采已雜。逮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等書。又以黃帝爲不足稱述。益廣搜遠討。溯之羲農以前。以求勝於孔子。而異說遂紛紛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載籍未興。經旣無文。傳亦僅見。易於僞託。無可考驗。是以楊墨莊列之徒得藉之以暢其邪說。唯唐虞以後。載在尚書者乃可依據。而僞孔氏古文經傳復出。劉焯孔穎達等羽翼之。猜度附會。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問矣。唐宋以來。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學。其沉潛者居敬主靜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經意。附和實多。糾駁絕少。而爲史學者。則咸踵訛襲謬。茫無別擇。不問

周秦漢晉。概加采錄。以多爲勝。於是荒唐悠謬之詞。相沿日久。積重難返。遂爲定論。良可歎也。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嘗一日見諸事業。而楊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說以鳴於世。何所見孔子之道之獨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堯舜之道。人非堯舜則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維繫無爭奪以保其生。不能服習於禮樂教化以自別於禽獸之生。然則堯舜其猶天乎。其猶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堯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卽不可不宗堯舜也。余故作考信錄自唐虞始。尙書以經之。傳記以緯之。其傳而失實者則據經傳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紛紜之說。但別爲書辨之。而不敢以參於正錄。既以明道統之原。兼以附闕疑之義。庶於孔子之意無悖焉爾。

夏考信錄二卷

夏考信錄者何。繼治也。堯崩。天下歸於舜。舜崩。天下歸於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況宅百揆而熙帝載。皆禹所同更定。而啓又賢。能承繼禹之道。然則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勢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無廢墜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別求夏政。唐虞之政卽夏政也。禹之繼治然也。太康以後何爲以中衰別之也。羿浞迭興。權力雄於天下。諸侯從之者多。仲康微弱。后相失國。夏政不行於天下也。皐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皆以禹皐陶並舉。故特表之也。

商考信錄二卷

商考信錄者何。革亂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舊矣。況至於桀。善政尚有復存者乎。且湯之事與禹不同。湯承先世之業。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來。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當變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復遵夏政也。蓋湯之心無以異於堯舜禹之心。然湯之事不能不異於堯舜禹之事。湯所處之勢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錄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國號也。商何爲始於契也。莫爲之前。則崛起者難爲功。契敷教以啓商。故敍湯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湯之後也。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歷相數世。卒定商業。故特表之。猶皐陶之附於禹也。

豐鎬考信錄八卷

夏商皆以代稱。周何爲獨係以豐鎬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爲止於幽王也。東遷以後。載籍較多。稱引亦繁。辨之不勝其辨。且非聖王賢相得失所關。故從簡也。何爲於成王獨係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繼文武。下開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悅周公仲尼之道。韓子曰。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係者。故係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何爲始於稷也。稷播種以開周。故敍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猶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賢臣哲輔何以統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創業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讓。伯夷之清。召穆公之闢四方。衞武公之稱睿聖。亦卓卓者。皆不可以從略。故別爲一卷。統附於後也。

洙泗考信錄四卷

唐虞三代諸錄之後。何爲繼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聖人所處之時勢不同。則聖人所以治天下亦異。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禮治天下。孔子以學治天下。堯舜以聖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當世。命官熙績以安百姓而奠萬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禹湯文武雖亦皆有聖德。然有天下至數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維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禮在。故啓賢能承繼禹之道。則天下之朝覲訟獄者歸之。太甲顚覆湯之典型。則伊尹放之於桐。傳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孫也。其子孫能守先王之禮。則德衰而天下有所賴以不亂。故曰三王以禮治天下也。夏之禮將敝也。湯起而維之。商之禮將敝也。文王起而維之。至周之衰。禮亦敝矣。非聖人爲天子不能維也。而孔子以布衣當其會。以德則無所施。以禮則無所著。不得已而訂正六經。教授諸弟子以傳於後。是以孔子既歿。楊墨並起。非堯舜薄湯武。天下盡迷於邪說。及至於秦焚詩書。坑儒士。盡滅先王之法。然而齊魯之間獨重學。尙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漢興訪求遺經。表章聖學。天下咸知誦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墜。至於今二千餘年。而賢人君子不絕跡於世。人心風俗尙不至於大壞。假使無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則當楊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餘。帝王之道能有復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學治天下也。是以孟子纔希諸章述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而繼之以孔子。好辨章敍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繼之以孔子。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二帝三王之與孔子無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經史不分。經卽其史。史卽

今所謂經者也。後世學者不知聖人之道體用同原窮達一致。由是經史始分。其敍唐虞三代事者。務廣爲紀載。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聖人之經。其窮經者。則竭才於章句之末。務殫精於心性之空談。而不復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謬者。敍道統以孔子爲始。若孔子自爲一道者。豈知孔子固別無道。孔子之道卽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夫子焉不學。假使孔子別有一道。則亦何異於楊墨佛氏。而獨當尊信之乎。故今採摭經傳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繼二帝三王之後云。

右正錄二十卷

豐鎬別錄三卷

周一代之政事經制。有相爲首尾。不可以年世分係之者。有經傳本無正文。後人猜度而爲之說。以致失其實者。亦有前人所未及詳。而今補釋之者。皆未便以參於正錄。故爲別錄以考辨之。

洙泗餘錄三卷

唐虞三代皆以聖人爲天子。故能布其德澤於四方萬國。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則不然。位不過大夫。然亦僅數年耳。權不過聽一國之政。然亦僅數月耳。其德澤初未布於天下。雖聖與堯舜齊。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繼堯舜禹湯文武之統而垂教萬世者。皆門弟子與子思相與羽翼而流傳之也。是以戰國之時。人皆騖於功利。縱橫之徒方盛。楊墨之說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墜。及秦焚詩書。

而齊魯之間猶皆誦法六經論語。至漢。訪求遺經。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傳之者。則當橫議之時。焚書之後。孔子之所傳述能有復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卽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亦且泯然俱盡。然則諸弟子與子思之爲功於後世也大矣。又按。論語前十五篇。言簡義宏。深得聖人之旨。大小兩戴所記。則多膚淺。不類聖人之言。他書所述。尤多舛謬。意此十五篇者。雖後人所彙輯。然皆及門諸賢取聖言而書之於策。以傳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無論語一書。後世學者但據兩記百家之言。何由得識聖人之眞。至於春秋一書。尤聖人之大經大法。左傳雖不盡合經意。而紀事詳備。學者賴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義。此其功皆不可沒也。顧戰國秦漢之間。稱其事者往往失實。而後世說經者亦不能無揣度附會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錄成之後。類輯顏閔以降諸賢之事。別爲餘錄以訂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見於經傳者少加編次。而於其失實者考而辨之。一以表衞道之功。一以正流傳之誤。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孟子事實錄二卷

孟子何以別爲錄也。傳道之功大也。孔子之時。正道猶存。異說未起。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戰國時則不然。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卽儒者所著述。亦多傳而失眞。賴孟子屢陳而詳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義性善之旨。帝王聖賢之事。然後大明而得傳於後世。向無孟子。不但異端之說之惑世也。卽周官、戴記、國語、逸周書等書所述。亦無從辨其

是非眞僞而識聖道之眞。故唐韓子稱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又云學聖人當自孟子始。然則孟子之於孔子。猶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則制作不詳。孔子非孟子則傳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孔子門人之事。雖旁見於他書。而首尾多難考。惟孟子七篇中。適梁、游齊、居滕、至魯。皆備載之。不難考其先後。故別爲錄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傳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沒。故並附於孟子之後。

考古續說三卷

考信錄成。其義有未盡者。有事在周室東遷以後者。亦有泛論古書。不可分係於一代者。故爲續說以補錄之。

附錄二卷

考信錄之後。何以復有附錄也。此錄之作。非余一人之力所能。必有爲之前者而後有所受。有爲之後者而後有所授。故歷歷溯其所由來以附於後也。

右後錄十二卷

諺云。打破沙鍋紋到底。蓋沙鍋體脆。敲破之。則其裂紋直達於底。紋與問同音。故假借以譏人之過細而問多也。然余所見所聞。大抵皆由含糊輕信而不深問以致僨事。未見有細爲推求而僨事者。唐何文哲趙贊鄰居。並爲侍御史。趙需應舉至京。投刺於贊。誤造何第。何、武臣。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喜召入宅。不

數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謂需曰姪名宜改何需似涉戲也需乃自言姓趙文哲大愧乃遣之去當時傳以爲笑唐國史補作何儒亮誤謁趙需今從唐語林然此猶小事無足爲大得失也乾隆己酉漳決北杜村小王莊會而東下直趨大名府城環城大水未數日上決於三臺水南注於洹杜村等口流絕大名水始漸退大名道問水所自來縣丞某遂以三臺對大名道亦不復詳察遽移文河南三臺乃河南臨漳縣境以妨運道爲詞俾塞三臺之口幸而水勢難挽塞之無功若三臺果塞而杜村等兩口如故大名之城其能不爲沼乎然終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兩縣田禾悉歿若此者豈非其問之不周察之不審以致是與然而世皆以含糊爲大方以過詳爲瑣碎雖僨事而不悔其亦異矣余自中年以前所見長於余者言多分明於事亦罕鹵莽中年以後所見少於余者則多貴鹵莽而厭分明其發言也務不使之分曉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聽言也亦不肯問之使分曉而但以意度之以此爲彼者常十之六七然皆自以爲已知也至於聽訟尤爲要事然人皆漫視之以曲爲直以直爲曲者比比皆然余爲吏每聽訟未有言余誤斷者然有謂余過細者況於考信一錄取古人之事歷歷推求其是非眞僞以過細譏余者當更不知幾許嗟夫嗟夫此固難爲世人道也

曰傳記所載何爲多降一字書之何爲或冠之以補也曰降而書者不敢以齊於經且懼其有萬一之失實也然或提綱挈領爲事所不可缺而經無文不得不以傳記補之亦有其文本出於經而今旁見於傳記者故以補別之也曰洙泗錄及餘錄何以不降一字而書也曰聖賢之事記於經者少而見於傳記者

多。不可概用降書。且傳記之作。率在百年以內。世近則其言多可信。非若帝王之事久遠而傳聞者易失實也。故不復分之也。曰。何以有備覽存疑也。曰。其書所載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尙無可疑。不敢遂謂其非實也。則列之於備覽。其書所載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難取信。不敢概謂其皆實也。則列之於存疑。皆愼重之意也。曰。國語史記諸書概列之於備覽。何以有時但降一字書之。不復別於傳也。曰。其文雖見於此書。而其事實本於經傳。信而有徵。不得因其書而疑之。故躋之於傳也。曰。何以有附錄附論也。曰。唐虞錄序例中言之矣。其時不可詳考。而其事不容遺漏。則從其類而附載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雖非紀事而與事互相發明。則因其事而附見之。不敢概從略也。曰。何以有備考存參也。曰。唐虞錄序例中亦言之矣。事雖後日之事而有關於當時之得失。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證異說之紛紜。雖不能無醇疵之異。要皆當備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參也。

曰。子之說誠善矣。然其文繁而不殺。毋乃費於詞乎。余曰。誠然。然余之所不得已也。堯典禹貢之文簡矣。而商周書則繁。論語之文簡矣。而孟子書則繁。左傳之記事簡矣。而史記則繁。古之人豈好爲其繁哉。夫亦世變所趨。不得已而然耳。昔人云。夏以寅爲正。商以丑爲正。周以子爲正。正者。正月也。一月也。子爲正月。則丑寅爲二三月可知。丑爲正月。則寅卯爲二三月可知。而宋儒之說。皆謂商周雖以子丑爲正。而仍以寅爲正月。卯辰爲二三月。於是說者紛紛。而後儒辨之者亦紛紛。其書至於不可車載而斗量。設當日云以子爲正月。丑爲正月。寅爲正月。止須加三月字。而後人自不能爲此說。亦無庸瑣瑣而辨之。車載斗

量之言皆可省矣。由是言之。商周之書非故欲繁於虞夏也。孟子史記之文非故欲繁於論語左傳也。世變所至。異說爭鳴。岐之中又有岐焉。少省其詞則因端附會者遂開後世無窮之疑。故不得已而寧爲其繁耳。余之詞費。固因於才短。亦慮省之而獻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後有君子。當有以諒其苦心耳。

考信附錄

崔述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考信附錄卷上

家學淵源

人之登顯位。享厚奉也。有崛起於寒微者。有蒙先世之業而得之者。其於學問也。亦然。漢王充、鄭康成崛起者也。漢司馬遷、班固、晉王隱、唐姚思廉、李延壽。則皆蒙業者也。崛起者。必特出之英才。蒙業者。英才固有之。不必英才而但因有所憑藉而底於成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余幼而愚魯。長而鈍拙。於人事一無所長。所幸先君遂於學。而勤於教。雖寢食出入時。耳提面命。曾不少懈。以此得少有所窺。不然。爲農爲圃。且不若人。況知經史爲何物哉。先君既未及有所著述。而述安敢不溯其所由來乎。故於考信錄成之日。備載家學淵源於後。

自述解語後。先君卽教之識字。遇門聯扁額之屬。必指示之。或攜至藥肆。卽令識藥題。務使分別四聲。字義淺顯者。卽略爲詮釋。識字稍多。則令讀三字訓若神童詩。隨讀隨爲講說。以故述授書時。已識之字多。未識之字少。亦頗略解其義。不以誦讀爲苦。卽先君有事。或不暇授書。述亦能擇取其淺顯者自讀之。

述五歲始授論語。每一字旁。必硃書平上去入字。不使誤以方音。每授若干。必限令讀百徧。以百錢置書左而遞傳之右。無論若干徧能成誦。非足百徧不得止也。既足。則令少憩。然後再授如前。論語既畢。繼以孟子、小學。每日不過一生書。一温書。不令多讀。恐心不專故也。惟大學、中庸。乃先儒人於黃昏時口授述

而成誦者。大約亦在五六歲時也。

論、孟既畢。卽令述讀朱子小學。以小學乃日用躬行之要。而文義亦易解。宜於初學。以故述自居家以至作吏。皆不敢有蹉跌。以有先入之言爲主故也。

南方人初讀論、孟。卽合朱子集註讀之。大學、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則俟四書本文皆成誦後。再讀經一二種。然後讀四書註。而讀註時。亦連本文合而讀之。先君教述讀註皆不然。經文雖已久熟。仍令先讀五十徧。然後經註合讀亦五十徧。於溫註時亦然。謂讀註當連經文。固也。讀經則不可以連註。讀經文而連註讀之。則經之文義爲註所間隔而章法不明。脈絡次第多忽而不之覺。故必令別讀也。說世俗讀朱註者。多所刪削。有兩者必刪其一。甚至某氏曰、愚謂、等字亦刪之。文氣往往不貫。先君教述讀註。惟圈外註有與經旨未洽者不讀。其餘皆讀。不肯失其本來之面目也。

易自朱子始復古本之舊。至明復用今本刻朱子本義。坊間遂無復覩古本者。先君乃遵古本手自抄錄。俾述讀之。先君課述兄弟讀書。務令極熟。每舉前人書讀千徧、其義自見之語。以勖之。十餘歲時。每夕侍寢。必令背誦舊所讀書若文。旦醒後亦如是。從行道中亦然。非止欲玩其理。亦兼以閑其心。述兄弟舉於鄉。暇中猶時命之背誦。有不記憶。則呵叱之。令補讀焉。

今人讀書惟重舉業。自四書講章時文外。他書悉所不問。先君教述。自解語後。卽教以日數官名之屬。授書後。卽教以歷代傳國之次。郡縣山川之名。凡事之有益於學問者。無不耳提而面命之。開講後。則教以

儒禪之所以分。朱、陸之所以異。凡諸衞道之書。必詳爲之講說。神異巫覡不經之事。皆爲指析其謬。以故述自成童以來。閱諸經史百家之書。不至河漢而無極者。先有以道其源故也。

先君教述兄弟。從不令閱時下講章。惟卽本文朱註。細爲剖析。有疑義則取諸名家論辨之書。別其是非得失而折衷之。若陸稼書先生之大全困勉錄、松陽講義。尤所愛玩。不時爲述講授者。

先君教述爲舉業。必令先自化治名家入手。以泰安趙相國所箸制義綱目及所選文統類編爲金針。使之文從字順。章法井然。合於聖人語氣。然後使讀嘉、隆以後之文。每曰。作文只是發揮聖賢道理。此外別無巧法。於天崇諸家內。有議論精卓。切於世事者。尤所深賞。使述熟讀而效法之。不令其揣摩風氣。敷衍墨調也。

先君教述兄弟雖嚴。然不禁其遊覽。幼時不過旬月。卽攜之登城。（城在宅後故爾）觀城外水渺茫無際。不覺心爲之曠。外城上禮賢、迓旭兩臺。亦往往攜之登眺。蓋恐其心滯而不靈故也。其後述每遇佳山水。輒覺神識開朗。詩文加進。知幼時得力於景物者多也。

述自能行後。先君多以自隨。不使與羣兒戲。先孺人亦然。姻族兄弟有好戲弄鬬訾者。必嚴禁述等不使與之接。雖至。必疏遠之。先君嘗館於鄉。以事他出。先孺人召述等讀書於內室。不使與館中諸童狎。由是述等不在父側。則在母側。市井之言。罕接於耳。游蕩之行。不經於目。故今年雖已老。而自讀書外。聲色戲玩之事。猶茫然無所解也。

丁丑五月城沒於漳屋盡頹資用悉沈於水先君徙家城外數月未有寧居日惟以扁豆充饑霜降後猶單衣冬不能具爐火明年春水退二月復移入城稍稍葺茅屋以庇風雨三月知府事朱公煐命知縣事王公沛生延入書院訓士饘粥始給辛巳七月水復沒城居村中月餘復入時水尚深數尺出入皆自操舟十一月蹙凌水復至復居村中俟水盡退然後入時壬午秋七月也時屢被水患數遷徙家益落至無隔宿糧而述方以文受知於知大名縣事秦公學溥時魏縣醉併入大名破格優待之是秋述與弟邁復同舉於鄉然人間以訟事溷先君居間許以金必正色斥之人見先君厄而介如故後遂無復言者秦公以是尤重先君數恤其急而乙酉丙戌間水三入城卒徙於禮賢臺之上者亦秦公力也

先君平居含忍退讓人數負先君或侵取田宅皆不與較鄉人以盛德目之然臨大事必力爭是非未嘗稍退縮狥人意屢以此致危困終不爲少改自奉甚儉雖疏糲無不飽力卽有餘褻衣未嘗用帛平生不食烟不佩荷包囊帨止用布素子婦有獻少逾常式卽不免譴責然義所當費雖貧未嘗吝遇人有急輒傾囊助之少年時嘗謀刻先段垣公遺集節衣食買梨板數百方未果刻而沒於水每以此爲惜云

先君以名字皆取顯暴義惡其文之著故以闇名其齋

先府君少多疾先孺人侍湯藥按摩常竟夜不寐

家常苦貧先君以授館爲生子女漸成行所入不能敷而孺人支持計算於米鹽瑣碎間得以不凍餒

母性勤慎好整潔作苦常無暇時雖高年有子婦服勞猶躬理家務拄杖行視日十餘次恐他人不如己

之盡心也。飲食務儉約。常有旨蓄以豫不虞。客至。則竭力營辦無所惜。人訝其備。不敢謂其貧也。述兄弟舉於鄉。親族多期其仕者。母獨不願。曰。官不易爲。吾望汝等讀書作正人。而勤儉以治生。不望汝等以祿養也。

述上有一兄。年十一而殤。先君痛之甚。故述之生也。鍾愛莫與比。行坐多自提抱之。飲食居處。無刻不縈於心。有疾則顧復撫摩。殊不自惜也。然雖愛之而未嘗縱之。惟愛之。愈不肯縱之。幼時兩餐。皆爲之限。非食時。雖饑不敢擅食。市中所鬻餅餌。從不爲買食之。衣取足以禦寒。不令華美。有過輒督責之。不少貸。每語述。異日若居官。當以稼書陸先生爲法。而述學行既無所成。僅治一縣。亦未克有所展布。所爲承先志者。止有考信錄一書。所以命名爲述者如斯而已乎。故備錄先君所以教述之方。以見述之不才。有負於先君之善教。嘉慶己巳。男述謹識。時年七十七月初七日也。

戊寅除夕。先君作詩示述。詩云。壯強都浪擲。衰病此侵尋。奮勵難追昔。修持不懈今。閑家情嘖嘖。啓後意深深。率教違嚴訓。賢愚爾自斟。時述年十九。魏城第一次水後事也。此稿偶存。故附錄云。

先儒人最慈愛子女。述幼時在家中讀書。常令之服手足之勞。或讀於外塾。歸家後亦必令之少事奔走。恐其坐多而血氣滯。身弱易病也。北方晝長。盛夏未有不假寐者。述每自塾午歸。母卽按之床上令睡。飯熟乃喚之起。恐其飯後盹睡致停飲食也。父母之愛子至矣哉。述幼而羸弱。見者皆以余爲不壽。使非吾父吾母調護周備。斷不能至三十以後。猶記十四五歲時嘗得腹疾。先孺人百方爲之營救。竟以漸愈。而

述自念生平毫無報答之處。竭力服勞以養口體。遂足盡人子之責乎。嗟乎。今生已矣。清夜自思。徒增悲感。偶因今歲病中飲食起居多不自適。不覺憶念及此。時余七十四歲也。

述弟邁幼而穎慧。十歲能文。十二歲與述同補諸生。名噪一郡中。性喜博覽。一書未見如負芒刺於背。聞有異書。必求之。常歷十餘人轉相囑託。得觀之。然後已。讀書目力甚捷。頃刻數葉過。日覽十餘册以爲常。嘗與述同讀海賦。述成誦未及半。弟已熟之矣。少年頗好詞賦。擬上林、七發等體。繽紛陸離。讀者幾不能句。尤愛爲小詞。倣宋柳耆卿。名其稿曰步柳集。三十以後。文格漸老。多直抒所見。潮湧瀾翻。浩浩汩汩。不自知其所終極。常好究考名人事蹟。次其終始。辨其同異。暇則玩弄書翰。流連花樹。以自娛樂。庭中種花無隙地。不復容步武。素耽山水。常以不得遠遊爲恨。弟所撰有魏墟雜志四卷。魏郡瑣談三卷。已成二卷。訥菴筆談二卷。已成一卷。其末卷皆未成。自訂其詩曰寸心知集。凡二卷。詞曰夢窗囈語。凡一卷。其所訂集鄉先輩之文。曰大名文存。凡三册。卒後。余檢其遺稿。復選訂其自所著文爲集一卷。又爲續訂大名文存一册。大名詩存三册。一册每人皆有序。二册無序。蓋皆未成書者也。此外復有尚友堂說詩一卷。魏郡叢譚。金石遺文記略。雜記三種。俱未成卷。以上各書。皆藏於家未刻。其但有草稿而未抄錄者尚多。皆散亂無門類。字亦難辨。而余病目不能多覽。尚未暇訂正也。

考信附錄卷下

陳履和刻書始末

余爲考信錄。罕有人過而問焉者。獨滇南陳履和見之。卽執弟子禮。既爲刻上古唐虞洙泗錄於江西矣。復謀盡取而刻之。因附載其始末於此。

客京師時致書

滇後學陳履和頓首頓首東壁先生函丈。旬月以來。捧讀大著。辨古書之眞僞。折羣言之是非。期於尊經明道。無所淆亂而後已。比於武事。可謂敵愾禦侮之師。雖以和之下愚。亦使之昭然發蒙。略辨黑白。生平謁見所及。一人而已。和少承庭訓。稍知向學。然至今行年三十有二矣。於經傳文義。曾無牖隙之明。無論不知道也。私心抱憾。約有數端。質下。不能強記。家貧奔走。伏案無時。而滇居僻遠。求書頗不容易。見聞寡少。知識譾陋。誠二十年來所抱恨於心者也。然猶有甚於此者。獨學無友。古人所戒。而師者於朋友一倫爲最尊。故不能自得師則不可以爲學。口耳佔畢之教。習其讀不足以明理。施諸行事不足以修身。非所謂師與學也。家居無所交接。間取古人文讀之。於本朝諸家最推服李榕村、方望溪兩先生。蓋觀其文知其爲篤行君子。而不得與之同時。同時者。聞山左竇東皐先生。鄉前輩錢南園先生文章行誼。心向往之。而又不得與之一面。嗟乎。有疑而莫與析也。有惑而莫與解也。若冥行而無燭焉耳者。天鑒其衷。俾識先

生於今日。是望溪、榕村同時。而東皐、南園面對也。豈不幸哉。昨晚朱君笏山爲和先容。以致甘心北面之意。而先生見辭過堅。益深惶懼。豈先生棄下愚而以爲不可教耶。抑和之誠有未至。而姑欲使之少安勿躁而深自省也。和聞君子之教人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先生棄和不教。是此生終已不得與於學問之事也。此則生平所抱憾而茲復繼之以悲者也。三日齊宿。謹以書獻。唯先生察其意而受之。和將卜日進謁。以釋二十年不自得師之恨。履和頓首。

自南昌寄羅源書略

先生書四種俱已刻竣。謹先印數十部寄呈。先生之書不待序而傳。而非其人亦不可序。故不敢妄求人序。履和謹附數語於後。以識得師之幸及刻書年月而已。所呈本有已改正而後印者。有未及改正而先印者。書中恐尚有誤。並祈示知。履和質劣心亂。不能讀先生之書。竊欲使天下能讀之士。皆得受而讀之。伏祈將全集寄賜。俾得次第付梓。不勝大幸。

又

去歲差旋。得讀老夫子大人先後來書。諄諄以刻書爲過舉。仰見虛懷謙德。非末學後生所能窺見。惘然自失者久之。既又念先生之書即果有一二條未定處。而使海內承學之士相與考訂而商論之。未始非先生之所願也。版成印四百部。計寄閩及爲人乞去者幾二百部矣。洙泗考信錄。今所更定者義例更爲精嚴。他日復將定本重刻。自無不可。唐虞三代考信之篇。經界考。及各種文集。恨不能負笈入閩。手錄以

歸尚望先生憐而示之。

自廣豐寄上杭書略

先生所著諸書不欲遽出問世。是以唐虞考信錄、經界通考未敢續刻。第思先生之書。先生亦不宜終以自私。而校字之責實受業者所不得辭。今先生既有歸志。履和亦擬於一二年中奉親南還。不於此時盡求先生之書。從此南北闊絕。受業愈不易矣。伏祈吾師出全書。令人別錄副本。俟到豐時盡以見賜。將使同志之士共得受而讀之。非獨履和一人之幸也。

自廣豐寄羅源書略

伏念吾師窮年著作。非徒一人一時之私論。而庭前尚未有讀其書者。古人師弟視猶父子。卒業校字。責有攸歸。敢求全集而藏之。爲吾師存此書。爲天下後世人存此書。此履和區區之私。而不敢不再請於吾師者也。

自南昌寄彰德書

受業門人陳履和頓首謹稟先生大人閣下。履和得侍先生十七年矣。履和不得侍先生亦十七年矣。十七年中。無日不思踵謁師門以償夙願。而今恐不可遽得矣。伏想先生北歸以後。所著諸錄及古今體詩文當已次第定有全書。卽師母大人詩文。似亦宜附先生卷帙以傳。自憾不得朝夕左右服校對之役爲可惜也。履和自七年三月。隨家大人采銅赴滇。十年二月。家大人復任廣豐。私計一年後喘息稍定。卽當

稟之大人。負笈北行。受經魏臺以歸。然後侍奉嚴君。退休家園。成算在胸。謂操左券。乃是年五月。履和下堂傷足。不下床者踰月。不出戶者數月。扶杖行者又數月。一年之久。蹣跚學步。今雖愈十之六七。而右股終不得力。已矣。負親負師。長爲無用之身矣。去年二月。大人奉調贛縣。事繁費大。乃於五月告病。而大吏不許。十二月再具文求退。始於今年二月朔卸事。五月交代畢。晉省大人之復來江也。家眷俱未從。故今日治裝尚易。履和歸後。即將家務付弟輩經理。田租百石。僅足食米。須就邑中假館以助薪蔬。從此侍奉老親。甘爲鄉人以不材終矣。回首見先生時年壯氣銳。豈料今日病廢至此。夫不可知者數耳。功名事業。誠有非人所能自爲者。至於讀書行己。豈得復歸之時命。齒長而學不加進。且日損焉。履和所以怒焉自疚。而又傷心於離索廓落。不得長侍先生者也。雖然。履和不得長侍先生。以親故也。每讀先生書。又未嘗不如在左右。先生經界考。十年二月照羅源板重刻於南昌。洙泗錄亦照改訂處修好。今以六月刻唐虞考信錄。七月可以蔵事。誠能得先生生平著作之全刻而傳之天下後世。俾承學之士有所取信。而先生四十五年窮經論古之苦心。亦永永垂諸無窮。是則先生之志。而履和雖病。亦不敢不以自任者。謹遣人詣先生求書。祈將唐虞以後三代考信諸錄及古今體詩文全集寄賜。或有副本。則賜副本。或無副本。則請賜原本。俟抄錄後仍將原本寄呈。師母大人詩文亦乞付與。可否附刻。不敢自定。履和受書之日。即當束裝侍親行矣。竊念先生視履和猶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猶父也。自今以往。倘二親精神日強一日。履和足傷肺病日愈一日。二三年中。積累修脯之餘。刻先生書竣。親賫一帙以見先生。先生鬚髯如昔。襲

鰈有加。且聞弟子至而欣然也。此願償否。惟有日焚一瓣香祈天而已。臨稟悵結。不盡欲陳。六月十一日。

南昌豫章樓內路南寓齋。受業門人陳履和頓首拜書。

自南昌寄彰德書略

退休以來。所著書從容訂定。不朽之業。又別有在。受書時。履和方將爲贛州之行。未暇付梓。幸唐虞錄已刻成。謹取自序一首附其後。復謹識數語於卷末。卽請先生閱之。至於履和未見諸書。尤望早寫副本全寄。傳薪無盡。履和有志。望吾師鑒而許之。及早爲之。明年春闈後。石屏南還之友必過彰德。已致書都中。託將來行者謁吾師而求書。乞封固授之。內用油紙。外加油布密縫。庶可無虞也。家大人因會審鄰邑之案。忽須逗遛。此時案已定局。開印後可以請咨。經年閒住。資斧日空。到家何以自食。履和現託京友改就教職。非甘自閒散。良以州縣之局。知難而退。親老家貧。兼多疾病。計不得不出於此。功名富貴。百念灰冷。唯有登先生之堂。刻先生之書。此志畢生以之。一旦獲遂。則履和此生可以無憾。遲速要自有時耳。

自貴州道寄彰德兩書略

戊辰秋。獲讀吾師寄示各書。已巳春。曾具稟請安。並呈唐虞錄本。不審得達左右否。兩年以來。家大人因會詳鄰案。及買銅核減。稽留江省。去冬始得請咨。今以三月三日行抵黔省。計四月初可抵石屏。家大人精神加健。途次平安。足慰師懷。履和肺病足傷。亦似漸減。從此舌耕養親。功名之念。都已淡然。惟有省師一事。義不可緩。勢不宜遲。然早遲殊難預定。躊躇四顧。未嘗不中夜起坐。徬徨太息也。

自雲南寄彰德書略

履和三月中於貴州途次。曾具兩函請安。四月抵家。得盧孝廉寄來書並洙泗餘錄刻本。又於松田朱三叔處得五行辨救荒策各一本。雜文稿二本。捧讀如侍几席。履和二十年來。簿書累之。疾病苦之。於吾師之學。絲毫不能盡心。計唯收藏諸書。傳之其人。或可稍盡弟子之職。然夏、商二錄。雖得稿本。不識後來有無改定。至於豐、鎬二錄。尚未見也。詩古文集在先生固屬餘事。而生平踪跡往來。師友淵源。即此可以考見。似亦未可令其散失。此事和不敢不任。而又恐不能勝任。則私心抱恨無窮。自惟肺病久成。足傷亦甚。自四月抵家。至今未嘗獨步出城。遇尊長勉強跪拜。扶而後起。昔年壯志如死灰矣。尚思遠赴禮闈者。欲借此為省師受書計耳。今亦不克如願。念此後遠遊之事愈難。而受書之期愈遠。不覺當食而起。廢寢而坐也。和選期已近。前曾託京中友人代為改教。未果。今復欲託人為之。緣家父歸裝。衣物圖書外別無長物。不得不更謀祿養。今歲石屏孝廉北上者丁君運泰。許君應藻、胡君霖蒼。均可託之寄書。乞將師門一切近況詳悉示知。凡鄴中已刻各書。及周考信錄詩古文稿。均乞交諸君寄賜。嗚呼。履和書唐虞錄後云。先生視履和猶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猶父也。和抱此心。和何日盡此職哉。臨書惘惘。不罄欲言。

癸酉十二月自雲南寄彰德書

辛未冬。石屏公車諸君回。蒙老夫子賜書。並寄示三代考信錄各書。均得捧讀。壬申春。履和因告教未果。奉文截取。家貧親老。不能不出。至今年五月。遂請咨赴選。一則為升斗計。一則欲借此省師。乃行至蜀中。

風聞故鄉疫作心動奔歸到家兩日家大人卒中風痰頃刻長逝嗚呼鮮民之生無父何怙而今而後履和長爲無父之人矣履和肺病廿年足傷九載憂虞疾疢未老先衰今復慘遭大故殆無復生理然亦不敢不偷生苟活者事親之事未終事師之事亦未終也雖然吾師老矣履和亦復衰病吾師未竟之業付與何人履和未了之志酬於何日言念及此能不倍增傷痛乎今乘同鄉孝廉公車之便謹將先考平生大略錄呈老夫子大人倘蒙賜之文字或志銘或墓表俾不孝子得刻一片石於墓門則先考不啻復生履和亦庶幾可以不死吾師著作履和未得見者十五種乞全賜之或抄寫一時難終則請將考信附錄、五服考、國風蠡測、古文尚書辨僞、讀經餘論先發凡吾夫子之書履和能刻則刻之不能則守之有賢子弟良友朋則共傳之言不盡意臨風嗚咽

初刻上古洙泗二錄正朔禘祀二考跋

吾師東壁先生直隸大名縣人壬午舉於鄉今爲福建羅源令乾隆五十七年履和拜先生於京邸固請得爲弟子先生授所著書數種既歸復賜之序所以開示化誨甚至於今六年矣南北奔走未嘗不與是書偕也履和竊惟先生之書考古必確析理必精或獨申己見或更暢前說要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因以所鈔補上古考信錄三卷洙泗考信錄六卷經傳禘祀通考一卷三正通考一卷付諸剞劂他著作未及鈔者俟異日重刻焉先生教履和曰說經欲其自然觀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於必從無所於必違唯其適如乎經而已嗚呼至矣讀先生書者亦卽是以求之而已矣故此刻以序文殿履和

少時聞鄉先輩大名守朱公試童子奇先生兄弟才館諸署一時二崔名籍甚又嘗見先生所爲太守公墓志慨不從先生遊越二十年而事先生事先生數月而別別六年而未能合幷回首在京師時敝車蹇驢宛轉風雪中從問經義何其樂也及瓜載酒竟未由復斯言邪（履和送先生還大名詩有及瓜應載酒親造子雲居之句）先生方宰閩而履和侍家君於豫章相距不二千里求先生之書並以觀先生之政或者會有期乎手是編益心向往之矣嘉慶二年丁巳夏四月甲申石屏門人陳履和謹跋於南昌寓館

又跋

是書刻既成使人呈於先生先生不許也答以三正禘祀兩考差可自信餘二種尚多應更定者近日胸中別有一部上古考信錄矣先生在羅源三年引疾乞歸大吏方重先生調署上杭而先生歸興益濃惟欲以著書老戊午秋示履和以唐虞考信錄六卷、三代經界通考一卷皆二十餘年不輕示人者且言三代考信錄當復貽吾介存唯與介存約毋復以吾未定書輕付梓人乃敢相寄耳先生之心視世之易足而求炫者爲何如甚矣履和之淺也嘉慶五年春正月丙辰履和謹識於廣豐署中

刻唐虞考信錄跋

嘉慶十三年夏五月履和侍家大人由贛州至南昌將還滇念從此去先生日遠而舊藏唐虞考信錄未刻乃以七月付梓並使人詣大名以行告且求書八月哉生明得讀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洙泗考信餘錄四卷、考信錄釋例二卷、易卦圖說一卷、重訂前刻正朔經界禘祀三考各一本其已成而未錄

寄者。豐鎬錄、別錄、雜著、伏櫪寤言。尚三十餘卷。先生自閩歸後。三遷而居彰德府。老年善病。又未有子。亟欲全刻所著書。印贈文學交游之士。蓋寓書京師與履和商此者屢矣。而履和久不與禮部試。未得見。年來侍家大人於豐谿、章貢之間。簿書束縛。重以肺病足傷。閉戶不出。乃如婦人女子。每病中夜坐。北風起。慨然遠念。則取所刻諸錄讀之。以當侍側。計與先生別且十有六年矣。先生日以北。履和日以南。設使今不求書。則此十餘卷者又不知何日登堂而與其所未見之三十餘卷親受之也。書至。家大人行有日。不及刻。乃取考信錄自序一首。繫之唐虞錄後。俾讀者知先生生平著書原委如此。於戲。先生視履和猶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猶父也。凡書之成而未見。見而未刻者。其敢不盡心焉。署中碌碌少暇。故三錢先生書皆在南昌閒居之日。自今以往。則又不患無暇而患無力矣。有志者事竟成。況諸書顯晦。頗關經史大綱。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事也。非師弟子一二人之私也。終勉之而已。謹識諸唐虞錄後以自策焉。

中秋節。受業門人陳履和書於南昌豫章樓西館中。

考古續說

崔述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考古續說卷上

三代經制通考

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左傳昭公十七年。

〔附論〕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論語衛靈篇。

按堯典。仲春日中星鳥。仲秋宵中星虛。唐、虞之世。曆本建寅。且其考驗之法最密。禹承堯、舜之後。自無所用於變更。故夏時亦建寅。非有他也。

世儒皆謂成湯代夏。改建寅爲建丑。武王克殷。改建丑爲建子。余按堯、舜之世。曆本建寅。湯何爲必改之而建丑。武王又何爲必改之而建子哉。蓋虞夏以前。三正並行於侯國。閏餘節候之法。互有遲速。不能歸一。相土上甲微以前。曆本建丑。公劉、太王以前。曆本建子。民既安於舊曆。是以湯與武王皆因之不改耳。然則是湯未嘗改建丑爲建寅。非改建寅爲建丑也。武王未嘗改建子爲建丑。非改建丑爲建子也。湯與武王皆承先世之業而崛起一方者。不得以禹爲比。惜乎儒者不之察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孟子

〔附論〕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

按五十而貢。卽禹貢之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也。禹承堯、舜之後。故法皆因其舊。與湯武承先世之業而崛起一方者不同。故凡經傳所稱夏禮。卽唐、虞之禮。此外無所謂夏禮也。而說經者務別求一夏禮。以故多失其實。今正之。

世儒皆謂成湯代夏。改貢爲助。武王克商。改助爲徹。余按。詩大雅公劉篇云。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則是周之徹法。始於公劉。不始於武王也。公劉當夏商之世而已用徹。則是諸侯各自順其土宜。初未嘗取王畿之法。強天下使皆從之也。民旣相安於徹法矣。是以文武皆因之而不改。綱鑑乃於武王克商之初書立徹法。謬矣。然則商之用助。亦當如是。相土上甲微以前。本用助法。故湯因之不改。非取貢法而改之爲助也。但其詩書多逸。無可考耳。且取五十畝而改爲七十畝。取七十畝而改爲百畝。勢必使民遞遷遞易。閭閻之下皆騷然不得寧。聖人豈肯爲是。甚矣說經者之好自以爲知也。此幸而公劉之篇尙存。三代之制猶可考見。不然。聖人之事。一任後人誣之。不復能白於天下矣。

〔附論〕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爲政篇。）

馬氏論語注云。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朱子集註全采其說。至今說論語者沿之。余按。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者也。自生民之初而已然。故易傳曰。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

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不得以爲夏禮而殷、周因之也。至於五常云者。考之經傳。三代以上從未有此名目。不過漢儒強而命之耳。孔子多專言仁。間有兼言知者。若安仁、利仁、樂山、樂水之類。從未有與義禮並列者也。而顏淵問仁章。且以循禮爲仁之事。孟子始多兼言仁義。間有一二兼及於禮智者。不忍人性無善兩章。於四端之外。復益以樂。仁之實章。與聖人者口之於味章。有之矣。然從未有與信。並列爲五者也。至漢好談術數。欲以之配五行。始有五常之說。禹、湯之世。豈知有此。而乃以爲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也哉。夏、商之尙忠質。周之尙文。不過風會漸開。人文漸盛。時勢之所趨耳。非湯不欲尙忠。改而尙質。武王不欲尙質。改而尙文也。至以三正分爲三統。義亦牽強。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是知虞、夏以前。三正已並行於天下。非至湯然後建丑。至武王然後建子也。蓋曆之初興。必履端以始歲之始於南至。猶月之始於朔也。但冰堅水涸。非發令布政之時。而四時之節候亦不均。故其後或改而建丑。而堯又改而建寅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之而命爲三統也。且易忠而質。質而文。雖無所損。尙可以謂之益。若易寅而丑。丑而子。於前代之建寅、建丑、初無所損。亦無所益。而乃以此當損益乎。細玩語意。所因與所損益。當指一事而言。所謂禮者。亦當指設官、建國、制祿、分田、祭祀、朝聘諸大政言之。蓋前代之善政本不當改。而時地之殊。有不能悉仍其舊制者。則量爲之增減以適時宜。不得以所因別爲一事。所損益又別爲一事也。但夏殷之禮皆亡。而周制亦缺略不全。後之人無從而詳考耳。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余竊謂此卽所因所損益之一端。何者。分田以賦民。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定制以取民。而不肯重之輕之於堯舜之道。此其所因者也。爲五十、爲七十、爲百畝、爲貢、爲助、爲徹、田與制亦不盡同。此其所損益者也。他經制亦當類此。但不見經傳。無可考耳。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若不過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不惟無待杞、宋之徵。而亦人人所知。不必聖人始能言之矣。漢儒說經。不肯缺所不知。類多如是。不知後世何以遵之而不改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

此三代學校之制。與授時分田並重者。然傳記罕及之。幸有孟子此文。故錄之以補其缺。

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檀弓

此無關於經制。然亦世變之一端。故錄之。

（附論）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篇。

爾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南氏綱目前編因之。於唐、虞、書元載。二載。於夏則書元歲。二歲。且於成湯卽位之後。書曰。改歲曰祀。以余考之。不然。歲也者。唐、虞三代之通名。積日則謂之月。積月則謂之歲。故虞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曰。歲二月。

東巡狩。洪範曰。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歲、月、日、時不易。百穀用成。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雖唐、虞雖商、周。未有不稱爲歲者也。載也。祀也。年也。史官記事之文云爾。更一歲則謂之一載。非謂歲爲載也。故虞書曰。九載。績用弗成。曰朕在位七十載。若云以閏月定四時成載。載二月東巡狩。則文理不通矣。其後商人建丑。至子月冬至。則當大享於先王。故更一歲。則謂之一祀。周人建子而重農。至亥月則納稼滌場而農事咸畢。故更一歲。則謂之一年。蓋年由禾得名。故文從禾。禾收一度。是爲一年。豐則謂之有年。凶則謂之無年。是以史官記事則曰幾祀幾年。若統四時十二月言之。則皆曰歲。不曰祀。曰年也。故詩云。何以卒歲。曰爲改歲。歲亦陽止。歲聿云暮。傳云。歲云秋矣。孟子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商周之世。亦無有不稱歲者也。然則夏世。亦當如是。統言則皆曰歲。紀事則仍曰載。蓋夏承虞。虞承唐。堯舜之政。原無所用於更變。非若夏、殷末造。王章漸廢而湯、武崛起一方者可比。觀於歲仍建寅。則禹之率由舊章可知。但夏書罕存於世。撰爾雅者因臆度之。而遂以歲歸之夏耳。作前編者因爾雅有是言。遂公然於禹啓之世。書曰元歲。二歲。而謂湯改歲以爲祀。則益誤矣。大凡後人編次古事。但可采經傳之原文。有不知則缺之。不可輕信雜說。妄肆己見擅書之於文字。一有不當。則聖人之制淆亂不明。而後人惑於先入之言。將幷其他文而誤之。雖小事而不可小視也。故今考而辨之。

〔附錄〕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論語、八佾篇。）

按宰我之答哀公問社。孔子以既往不咎深責之。爲其使民戰栗之說之附會也。朱子所謂啓時君殺伐之心是也。至於以松以柏以栗之言。似有所本。朱子以爲樹其土之所宜者近是。故附錄之於此。

今世所傳禮記明堂位篇內。稱虞、夏、商、周四代車、旂、尊、勺、牲、鼓、俎豆之屬。具詳且備。後人往往有信之者。余按此篇本不在戴記中。乃後人所妄入者。且周公聖人也。謹守臣節。而篇中稱周公踐天子之位。魯隱公見弒於其弟。閔公見弒於其臣。而篇中稱魯君臣未嘗相弒。其於周於魯猶誣謬如是。況虞、夏、商之事。烏在其可信乎。其於大事猶致失實如此。況車、旂、俎豆之細者。而反能詳之乎。故今概不之采。

刑法同異考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書堯典。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書康誥。

按刑所以弼教。非以示威。故論其事。尤論其情。眚災而不赦。則人無所措其手足。怙終而不殺。則奸猾之人。恃法之止於此。而恣行無所忌。聖人所以分別而宥之、懲之也。堯、舜以此立法。而武王復以之誥康叔。信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世不復論心而但據其跡以定罪。於是刑網日密。眚

災者不得赦而怙終者不必殺強暴得以長其惡而賢哲或反罹於法至於里巷之間橫逆之人欺良懦凌孤寡爲一方之大害然按其罪皆不至於死而他人之爲所困厄飢寒憂病以致隕其生者不可以枚舉而且一人行之衆人效之閭閻由此日窮風俗由此日壞況於官吏之弄權竊柄而上下其手者乎甚矣聖人之制之寬猛各得其宜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書甘誓）罔有攸赦（書湯誓）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書甘誓）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孟子）

按夏商之書皆有孥戮之文而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則云罪人不孥將夏商之法與周互異乎蓋不孥者國之常法孥戮者乃一時權宜之制天下蓋有罪孽深重妻子皆預其謀亦有貪冒無厭妻子皆享其樂者此而但誅其身使其妻子安然無事仍得享其餘澤不足以服人心而懲將來故有孥戮之法至於戰陳尤非尋常可比一人退走萬夫爲之奪氣所關甚鉅故以孥戮警之使知進不必死而退且有不止於死者欲其致果毅以勝敵耳且所謂孥戮者非殺之也但致之於罪耳觀春秋傳稱夷之蒐賈季戮臾駢申之會越大夫戮焉其後臾駢越大夫皆仍見於傳此可以知戮之非殺也

〔附錄〕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逸書）

按。爲政之道。寬以濟猛。猛以濟寬。鄭太叔不忍猛而寬。致有萑苻之盜。今此文乃云爾者。蓋就一人言之。有陷於縲紲而罪在疑似之間。無可證其眞僞者。殺之則恐其含冤。赦之則恐其失出。以二者較之。則寧失不經而不可以殺不辜也。

〔附錄〕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書盤庚。

觀書此文。其法可謂嚴矣。蓋姦宄之人。乃閭閻之蠹。縱而不治。則民不安其生。故必絕其根株。懲姦民正。所以衞良民也。此與怙終賊刑之義同。故附錄之於此。

〔附錄〕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左傳昭公六年。

按。此文謂三辟之興皆在叔世。然則禹、湯、文、武之世。皆無刑章乎。恐未必然也。竊意三代建國之初。立法皆疎。行法者臨事制宜。酌其情理而權衡之。故不至有過不及之弊。所謂眚災怙終者也。其後刑章日密。作爲一定之法。不能無輕重之失宜。是以叔向譏之。但古書缺軼。不可詳考。姑附識其說於此。

〔附錄〕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公羊傳。

按。此文與眚災怙終之義無涉。然本情理而分別之。與舜、武王之意正同。而唐、余長安父叔皆爲方全所殺。年十七。乃復讐。然大理竟論死。衢州刺史元錫爭之。而裴垍、李鄘執不從。無怪乎唐治之日衰而四方之不靖也。

東周大事摘考

初余爲考信錄、擬自羲、農至秦、皆攷辨之。顧余學淺才鈍、身弱病多、常思得二三同志共成之、而因循十餘年、竟無所遇。身既頻遭困境、暇豫無多、家復鮮有藏書、檢閱不易、中又作吏數載、勞心民事、以故二十餘年、僅至豐鎬洙泗而止、至於春秋戰國之間、撰述既繁、舛誤亦衆、而余年日以老、病日以增、自度力不能勝、乃摘取其大者三事辨之、其餘亦有附見於諸錄者、而未及辨者尙多、姑留以待後之君子可也。

春秋魯襄公十一年、作三軍、傳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昭公五年、舍中軍、傳云、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說者緣是遂謂魯國盡爲三桓所分、而魯君無復尺土一民之有、夫使魯國果盡屬於三桓、則當時三桓之外魯之大夫尙多、若叔氏、臧氏、施氏、邱氏、叔仲氏、東門氏之屬、其祿皆於何取之、蓋三桓所分者鄉遂、至於都鄙之地、固自若也、古者鄉遂之地、君所自奉、謂之公室、故曰三分公室、曰四分公室、明鄉遂以外、魯之國自若也、故臧氏之邑在防、武仲出奔、仍入據防而請後、是諸大夫之采邑、未嘗歸三桓也、不但大夫之采邑然也、都鄙之中、亦有公邑、仍爲公有、故季武子取卞、曰、卞人將叛、既取之矣、敢告、襄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是季氏未取卞以前、卞仍屬於魯君也、後人不達古人鄉、遂、都、鄙之制、遂謂通國盡屬三桓、誤矣、若晉之韓、趙、魏、齊之陳氏、又與魯事不同、晉自六卿強盛、欒氏、祁

氏、羊舌氏、盡爲所吞併。其後智、趙、韓、魏又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趙、韓、魏又滅智氏而分其地。由是都、鄙盡歸於三卿。而晉君止有絳、遂之地。其後趙又滅代。韓又滅鄭。而魏亦滅中山。益尾大不能掉。晉君無如其大夫何。故得以遷桓公於屯留而分其地。晉事然也。齊之陳氏則由於專齊政。高國既微。欒、高又滅。逮鮑氏亡而政遂盡歸於陳氏。簡公力右闕止。使與之抗。卒不能勝。於是陳氏得以盡置其宗族黨羽於內之百僚。外之都邑。久而其勢益固。是以遷康公於海上而莫之禁。齊事然也。故齊之篡與魏晉之事同。晉之分與周室之弱同。晉之患在鄉、遂如故而都、鄙分屬於強宗。魯之患在都、鄙如故而鄉、遂盡征於世族。其君弱臣強雖同。而其形勢實各不同也。後世論者罕能詳考古制。遂若三國無大異者。故今分析其同異之故而備論之。

右齊、晉、魯之微

按。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晉世家。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趙世家則云。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說與周晉互異。韓、魏、楚、鄭各世家。皆但云列爲諸侯。不言所因何事。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亦不載命韓、魏、趙爲諸侯之文。無從決其孰是。然嘗以其時事考之。楚世家。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邱而還。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事在九鼎震後十餘年內。竹書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明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事在九鼎震後數十年內。玩其文義。皆似晉國未分然者。若三國皆受王命爲諸侯。則各君其國。不

相統屬。何以同伐同和如一國然。三國既自受王命爲諸侯。則與晉侯同列。無復君臣之分。何以仍書桓公邑之於鄭。蓋自春秋以降。大夫日以上僭。齊大夫稱棠公。鄭伯有之家臣亦以公稱伯有。至戰國而益甚。故史記年表稱三桓勝魯如小侯。孟子書亦有費惠公之文。然則三晉之僭稱侯。乃事之常。不必待王命也。況當是時。周室微弱已極。王章蕩然無存。非若春秋之初。天下猶知尊周。故晉武公必請王命然後爲晉侯也。且五國相王。誰命之。周衰。諸侯可以相王。晉衰。大夫獨不可以相侯乎。趙世家紀趙事。於戰國中較他國爲最詳。蓋其世近國大。紀載者多。而周自貞王（史記作元王今從世本。）下逮愼、靚。晉自出公以後。文皆疏略。首尾不具。難可徵信。似以趙世家所載爲近是。觀於分周爲兩。本紀無文而趙世家有之。則二篇之孰得孰失明甚。故索隱云。周室衰微。略無紀錄。太史公雖考衆書以卒其事。然二國代系甚不分明。大抵自秦以前。春秋經傳以後。數百年間。史册不存。傳聞互異。事多難考。且宜旁參互證而缺其疑。未可遽以斷簡殘編。直斷其是非曲直也。

又按六國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在韓爲景侯虔。而世本紀年皆作景子。似尚未爲諸侯也者。在趙爲烈侯籍。而烈侯父已稱獻侯。似先已爲諸侯也者。若果同時命爲諸侯。何以其稱互異。史記覺其不合。乃以獻侯爲追尊。然梁惠王生而稱王。孟子國策紀年皆同。而史記亦以爲追尊。則獻侯之爲追尊。未可信也。三晉之列爲侯。據周本紀年表三晉世家。皆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而

楚世家則在簡王八年。當周威烈王之二年。於韓爲武子。於趙爲桓子。則史記之年。亦不能保其必無譌矣。竊疑三晉之僭侯非一年之事。趙最強故僭最先。魏次強故次僭。韓最弱故僭最後耳。蓋不但威烈之命爲莫須有之事。卽趙世家謂烈侯六年相立爲諸侯。亦恐係後人揣度之詞。未盡當時之事理也。溫公通鑑。朱子綱目。乃據周本紀文。以爲王綱失守於焉託始。書曰。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其義雖正。其論雖美。而其事恐未必然也。

又按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趙世家。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卽晉靜公二年事也。而成侯十六年。又云。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夫旣於敬侯之世滅晉而分之矣。成侯之世又何分焉。此文必有一誤。乃顯然可見者。竹書紀年云。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于屯留。考其時。乃成侯五年。魏武侯卒之歲。是時魏罃方與公子緩爭國。以故韓、趙得以乘其間而分晉耳。蓋晉六卿之中。韓趙爲睦。春秋傳載之詳矣。而魏文侯尊賢重義。號爲令主。其子武侯亦尙能守家法。故秦嬴之亂。魏文侯以兵誅之而立烈公。止攻周之役。分周之舉。皆韓、趙連兵而魏獨不與。竊疑晉室旣衰。魏獨忠於公室。是以文侯、武侯旣卒。韓、趙無所顧忌。然後敢遷晉君而分周室。揆其時勢。似紀年所載爲近理。然則晉當爲桓公。不當爲靜公。分晉者當爲趙成侯、韓共侯。不當有魏武侯。其事當在周烈王之六年辛亥。（卽趙成侯五年。）不當在周安王之二十六年乙巳（卽趙敬侯十一年。）矣。史記旁采他書。傳聞不一。是以前後往往自相矛盾。似未

可以史記一篇之文。遂據爲信史也。

右韓、趙、魏之侯

趙世家。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

按。戰國策但有西周君。東周君。而絕無有所謂王者。則周之分無可疑矣。史記周本紀所謂東西周分治是也。成侯八年。乃顯王之二年。而本紀此文載於赧王時。又未言所以分之故。蓋周自貞王以後。國史散軼。文獻無徵。故無可考。而但旁見於他國之簡策。史記但因下文敍東西周二君之事。故補此文以爲後文張本。非至此時始分東西周也。故今取趙世家之文補之。

按。周既分爲二。而王但寄食於兩君。則是非但政不在王。幷地與民亦胥失也。築臺避債之說。雖傳者甚其詞。要已不成爲天子矣。故傳但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蓋卽以此時爲斷也。自武王至烈王共三十世。而說者乃欲以春秋之周。例戰國之周。謂孟子不當勸齊、梁以行王政。謬矣。

周本紀。赧王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卒。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憑狐。

按此文。則倍秦者西周君。非赧王也。頓首獻地者亦西周君。非赧王也。周室既分。王無地矣。何獻之有。唯周君王赧卒一句。殊欠分曉。索隱謂西周武公與王赧皆卒。故連言之。不知其果然邪。抑

史記卽謂赧王爲周君邪。或君字爲衍文邪。然要之頓首獻地者必非赧王。通鑑乃云。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又云。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綱目亦書云。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皆以西周君事移之赧王。誤矣。

秦本紀。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

按此文卽周本紀中。秦莊襄王滅東（西字疑衍）周事也。以此篇較詳。故采之以補其缺。前條西周之亡。此條東周之亡。至是而兩周皆盡矣。

按兩周之分。戰國時一大關目也。不分則周爲有王。分則周爲無王。不分則周爲正統。分則天下爲無統。此豈可以略者。而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皆不載此事。竟如周未嘗分然者。所以西周君之事皆移之於赧王。蓋誤以赧王爲卽西周君也。大抵通鑑於戰國之世采摘頗雜。疎漏亦多。綱目但就通鑑原文錄之。未嘗一一考其首尾。是以如此。昔人嘗言綱目義例。朱子所定。而綱目之文。非朱子之筆。乃其徒共成之。以今觀之。理或然也。故今雜采史記之文補而正之。

右東西周之分

齊桓霸業附考

孔子稱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又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

賜孟子亦稱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是五霸莫盛於桓公亦莫正於桓公也顧春秋傳載桓公事甚略不及晉文十之二三且其事亦有失實者蓋左傳皆采列國之書以成書卜筮之事采於師春其一斑也故得其當時紀事之書則載之詳或偶未得其當時紀事之書則無從而詳載但取其旁見於他書者而記之是以不能不略且既旁見於他國之書則不能無毀譽之私傳聞之異以故其事間亦有失實者不可以不察也今姑取其二三事言之

召陵之師齊以昭王南征不復責楚楚以問諸水濱拒齊齊無以復也屈完如師齊侯陳諸侯之師以夸之屈完以方城漢水自矜齊又無以答也是何其失詞乃爾且齊既爲楚所輕而楚猶受盟於齊亦於事理有未合者竊謂此事蓋采之楚史者乃楚人自張大之詞非實事也何以言之春秋時諸侯皆自稱寡人天子降名始稱不穀諸侯未有敢稱不穀者也惟楚僭王號不敢稱余一人乃自稱爲不穀成王云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其王云不穀不德生十年而喪先君是也今齊侯乃自稱爲不穀此必楚人所記以楚君之自稱不穀也故遂以加之齊而忘齊君之不如是稱也至謂因蔡姬之嫁而侵蔡伐楚亦不可信北杏之會蔡實與焉既而叛附於楚遂不復與齊桓之會以人情時勢論之齊侯固當侵蔡伐楚不必因蔡姬之嫁也踐土之盟溫之會許再不至則晉以諸侯伐之豈亦別有所因者乎蓋當時適有蔡姬嫁事好事者附會爲之說耳此其失實者一也

救許之役。傳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袁紼。士輿櫬云云。余按。楚之圍許。非爭許也。特以齊帥諸侯伐鄭。楚欲救鄭而畏其強。故不得已圍許以致齊師。使齊桓移伐鄭之師以救許耳。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也。是以齊師一來。楚師卽退。楚之不爭許明矣。藉使許欲叛齊卽楚。亦當於楚圍許之時。乃楚師在城下。反不行成。直待楚師歸國。然後帥其羣臣遠赴楚境而因蔡以求降。此豈復近於人情哉。晉楚之爭鄭也。楚師至。則鄭叛晉而受盟於楚。晉聞之而來討。則又叛楚而受盟於晉。楚師來討。則又從之。若許果降於楚。則以後必叛齊而從楚。齊亦必聞而討之。乃齊既不伐許。而許亦仍受盟於齊。八年於洮。九年於葵邱。十年從齊而伐北戎。楚亦若不聞也者而不之討。乃至鹹淮之會。牡邱之盟。許始終皆與焉。舉齊、楚、許三國皆如未嘗有此事者然。然則是本無此事而楚人自張大之詞。否則他國之事而訛傳爲許者。左氏蒐羅太廣。而誤采之耳。此其失實者二也。

春秋僖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而傳乃稱十月乙亥。齊桓公卒。蓋左傳之事皆采諸列國之史。春秋時諸侯往往有用夏正者。故傳文中兼有周正夏正。參差不一。韓之戰。經在十一月壬戌。傳在九月壬戌。是也。辛巳而殯。僅七日耳。而傳乃以十月爲周正。則卒與殯遂隔六十七日。誤矣。好事者附會之。因有尸蟲出戶之說。則其誤更甚焉。且齊既不以實赴矣。何爲改其月而仍用其日。此其失實者三也。

故以春秋所書考之。則齊桓之霸業。遠勝於晉文數倍。若但以傳言之。則非惟不逮晉文。并晉悼、楚莊亦有遜焉。學者當熟玩經文。以證論語、孟子之實。不得但據傳文。遂以爲是也。世俗多輕桓、文。有謂齊桓尚不及兩漢之君者。有謂春秋之世。功莫大於五霸。罪亦莫大於五霸者。余獨以爲桓公未可輕也。齊桓首止之會。王室大定。召陵之師。荊楚受盟。刑、衛重封。諸侯共享太平之福。其功大矣。故孔子曰。正而不譎。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聖人已有定評。不待言矣。卽晉文亦未可輕視也。其治國也。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詞。後世有如是之美俗乎。固因春秋之世。風氣近古。亦由晉文之有以道之也。其用人也。不惟不私其親。不私其從亡之臣。而且不執己見。務盡人言。三軍之帥。與諸大夫共謀之。猶有唐、虞咨岳之遺風焉。而趙衰之薦郤穀。曰。說禮樂而敦詩書。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則是當日行軍。猶皆本之詩書禮樂。而當日之所謂詩書禮樂者。亦皆切於時務。非若後世之止供記誦爲舉業之資也。三代以下。能用人者。莫如漢高帝之於韓信。宋太祖之於曹彬。然較此猶遠不逮焉。然則晉文亦令主也。惜乎譎而不正。專以權術制人。故不能與齊桓度長絜大耳。大抵霸之所以不逮王者。惟在假仁義以服人。王者以仁義之心。行仁義之事。無意於服人。而人自歸之。其征伐也。以救民也。非富天下也。霸者則意在於服人。以徒力之不足恃也。故不得不勉而爲仁義。此王霸之所以異也。然較之徒以力而不以義者。固已遠出其上矣。曰。然則孟子何以薄桓、文也。曰。孟子以三王之道較之。故云然耳。然云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則五霸雖遠不逮三王。而戰國諸侯。猶遠不逮五霸。聖賢之論。未嘗不平。特後儒忽焉而不之察耳。故凡論古者。必先知桓、文之事。已高出於尋常者百倍。而二帝三王。又高出於桓、文者百倍。然後可以見帝王之道、之尊、之治、之隆。若於桓、文而蔑視之。則二帝三王之憂絕古今者。亦無由進窺其涯涘矣。

齊爲田氏附考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正義曰。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故國號。故改陳字爲田氏。余按左傳稱陳文子、陳桓子、陳乞、陳恆、陳逆、陳豹。論語亦稱陳文子、陳成子。皆未嘗改爲田。非但春秋之世而已。孟子書亦稱陳賈、陳仲子。是戰國之時。猶未嘗改也。安在有改陳爲田之事哉。蓋陳之與田。古本同音。顚天田年等字。古皆入眞文韻。而端透定泥母下之字與知徹澄娘母下之字。古音亦未嘗分。皆自隋唐以後。音轉始分爲二。故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顚。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讀若申。後人不知。乃以爲先仙可與眞文通用。故唐人古詩中往往雜用二韻。而不知其誤也。田字在定母下。陳字在澄母下。然則三代以上讀田音正與陳同。故陳之文或訛而爲田爾。非敬仲改之也。正如左氏春秋傳中杞姓作妘。而詩與公羊傳皆作弋。傳於楚鴛子馮亦作鬻子馮耳。以爲敬仲所改。誤矣。蓋由戰國之世。競以力爭。繼以秦焚詩書。文學遂多

失傳。秦漢之際。人皆習稱爲田。遂誤以爲其先之所改耳。朱子集註亦稱宣王姓田氏。乃緣史記之誤。今正之。大抵前人敍述古事。多好揣度言之。以致失眞。後人不加細考。輒信爲實。此雖小事。然觀小可以知其大。舉一可以推其百也。

漢爲堯後附考

漢書高帝紀云。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由是王莽、班彪皆以漢爲帝堯之裔。從向說也。余按劉氏之見於春秋傳者有二。其一姬姓。周定王之季子封於劉。以劉爲氏。其一祁姓。晉士會之族留於秦。爲劉氏。周之劉。內諸侯也。世世見於傳。其支庶之繁衍可知。秦之劉。庶人也。無一人見於傳者。何所見豐之劉之必爲秦而非周也者。周距魏僅二三百里。而秦遠在千數百里之外。何所見魏之劉之必遷自遠而非近也者。豐自梁徙。固也。劉氏自秦獲於魏。何所徵乎。向自以意揣度之耳。漢書注。文穎云。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爲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秦之伐魏。何年之事。秦強魏弱。何以其臣見獲於魏。且此事誰傳之。高帝不言。司馬子長掌國史者。亦無一語及之。向何從而知之。史記周本紀云。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周民遂東亡。言周民則劉氏在其中矣。周之東。則梁也。然則由梁而遷豐者。乃周之劉。非秦之劉矣。向但見春秋傳。士會自秦歸晉。有處者爲

劉氏之文而忘周之劉氏族更繁而地更近。遂以徙於豐者。爲秦之劉。因撰爲自秦獲於魏之說。以曲全之耳。大凡劉向及其子歆之所稱引。多係猜度。故其失實者。較史記尤多。而後之人沿訛踵謬。皆習以爲固然。且多有不知其出於向與歆者。亦可歎也夫。

竹書紀年辨僞

世傳祕書二十一種內。有竹書紀年二卷。按此乃近代人僞作。非晉唐人所見之書。故考信錄中不采其一事。猶恐世爲所惑。故復要其始終而辨之。竹書紀年凡十三篇。本戰國人所著而出於西晉者。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序又云。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桓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亦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當作襄王。序誤。自魏逮唐。文學之士多引用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多引竹書紀年之文。唐司馬正史記索隱采紀年文尤多。劉知幾史通張守節史記正義亦嘗述之。大抵記東周事多與春秋經傳相應。而自獲麟以後。載籍多缺。觀之尤足以證史記之舛誤而補其缺漏。惟其紀述三代事多荒謬。余於考信錄中固已辨之。（春秋時事。如會河陽、戰洞澤之類。並見杜序。獲麟後事。如晉桓公田悼子之類。並詳史記索隱。三代若益伊尹季歷共伯和事。並詳考信錄中。）然自宋、元以來學士皆不之見疑。其經唐末、五代之亂而失之。僅於前人之所徵引存千百之一二。（宋陳直齋書錄解題。編年類五十二種。無此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編年類五十一種。亦無此書。）不知何人淺陋詐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經索隱所引之文。而取戰國邪說。漢人謬解。晉代僞書以附益之。作紀年書二卷。以行於世。

禹受命於神宗及征有苗本僞尚書帝乙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本毛詩傳周公復政成王本尚書僞孔傳禹殺防風氏紂伐有蘇氏獲妲己俱本國語紂命九侯周侯邘侯本戰國策桀囚湯於夏臺紂囚文王於羑里俱本史記余自少年周已見之以其疎略舛謬不足欺人稍有識者自能辨之不暇爲之糾摘前歲余自閩還過蘇州買書於書肆見廿泉張君宗泰校補竹書紀年因買歸而閱之見其徵引之詳考核之精糾其舛誤摘其缺略其用力之勤亦已極矣吾所見聞文學之士未有如張君之盡心者也顧吾猶惜其不肯直黜其書以絕後人之惑而但取其漏者補之誤者改之豈遂謂其他文皆可信乎夫他文之所以未經抉摘者特因水經索隱諸書未嘗引之無可考證其得失耳使此書果眞何以與水經索隱所引互異既與水經索隱互異則非眞古之紀年矣舉一反三則其餘皆其人之所僞撰無疑也且此書之僞所以顯然易知者正以其與水經索隱不同耳補之改之使與水經索隱文同世之學者復何由知其僞雖其補改之由悉注於文之下然安知後人覆刻此書不有存其文而遺其注如僞尚書武成篇淳于長夏承碑者勢且淆亂經文而失三代聖人之實僞尚書武成篇宋蔡氏考定之錄於篇後今坊本但載考定武成而刪其原篇淺學者遂以爲梅賾所傳之尚書本如是廣平府學有漢淳于長夏承碑經亂失之後人復取舊揚摹刻而識其本末於後其後揚者但揚碑文不揚其後所識之語四方見之者遂以爲眞漢人所刻也余深懼焉乃於三代錄成之後詳考杜序索隱諸書之文並采張君之說而補辨之如左

一據杜氏春秋經傳後序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今此書乃起於黃帝與序不同或以荀勗述和嶠言有紀年起於黃帝之語爲今書解然使果起黃帝杜氏親見其書何

得謂之起自夏乎。杜氏之序。與春秋經傳並傳。不容有誤和嶠之言。特出於荀勗之口。荀勗之言。又僅見於魏世家注所引。遞相傳述。安知其不失眞。不得據此而疑杜序也。且又安知其非紀夏之事。而追述黃帝以來。若左傳之於魯惠公、晉穆侯然者。而遂以爲起於黃帝乎。晉書亦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今書之起黃帝。其非原書之顯然可見。一也。

一、據史通引汲冢書云。益爲啓所誅。晉書亦云紀年。益干啓位。啓殺之。今書並無此文。而夏啓二年云。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云。伯益薨。然則唐人所見之紀年篇非今書矣。且經傳稱益未有冠以伯者。自班固誤以益爲伯翳。後人乃有稱爲伯益者。今云伯益。則是撰書者。習於近世所稱而不知秦漢以前之語之不如是也。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二也。

一、據史記正義殷世家注。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書武乙三年。自殷遷於河北。十五年。自河北遷於沫。文丁元年。王卽位居殷。是都已三徙矣。張氏何以謂之更不徙都。且今書盤庚於十四年遷殷。歷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而王陟。又歷十一君二百三十七年。至紂五十二年而殷亡。共三百五十二年。其年數亦不合。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三也。

一、據杜氏序云。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又云。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當作襄）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然則

此書紀晉事必以晉紀年紀魏事必以魏紀年明矣故史記索隱引紀年文云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於鄭二十三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正與春秋以魯紀年者同於他國事尙以魏年紀之況魏事乎今書概以周年紀之而晉自殤叔以後魏自武侯以後但旁註其元年於周王之年下與杜序所言者迥異其尤不通者水經注引紀年文云惠成王如衞命子南爲侯今采其文而係之於周顯王十九年之下書云王如衞命子南爲侯不知所謂王者周王乎魏王乎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四也

一據杜氏序云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則是莊伯卽位之年先於史記二年所紀之事皆當先於春秋二月也故晉以十二月朔滅虢而卜偃謂在九月十月之交絳縣老人以周三月生而自言爲正月甲子而左氏作傳亦多采晉史之文而未及改故申生之殺卓子之弒經皆在春傳皆在前年冬韓之戰經在九月壬戌傳在七月壬戌然則紀年之文亦當如是今書魯隱公之元年乃莊伯之九年與史記同然則是作書者采史記之文而不知其與本書之年不合也莊伯之世仍以平王紀年五十一年二月日食三月王陟與春秋同然則是作書者采春秋之文而不知其與本書之月不合也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五也

一據史記索隱之文今書漏者甚多宋徽子世家注云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趙世

家注云。紀年云。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田敬仲完世家注云。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又云。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又云。紀年。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今書皆無此文。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六也。

一、據史記索隱之文推之。今書漏者尤多。燕召公世家注云。王邵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又云。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魏世家注云。紀年。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田敬仲世家注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成王始見。然則列國諸侯之年與世及智伯之滅。皆當載於此書。然後可以考而知爲何君何年。而梁惠王之十三年必有齊威王事。易見也。今書一概無之。彼司馬正者何所據而推之歷歷如是哉。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七也。

一、據史記索隱之文之義例推之。今書所漏者蓋不可勝數。燕世家注云。紀年。成侯名載。宋世家注云。紀年作桓侯。壁兵。田侯剡之立。田侯午之生。皆見於田完世家注所引。度此書必不獨私此數人而詳之也。然則諸侯之名與謚。皆當有之。生、卒、廢、立。皆當載之。晉世家注云。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度此書必不於韓、趙獨載此二人之年也。然則韓、趙前後諸君之卒之年。亦必皆備列之。由是推之。紀年之文。蓋多且詳。其紀戰國之事當與春秋相埒。而今書乃寥寥數語。年或一事。或無事。諸侯之名、謚、卒年。率略而不見。其非原書之

文顯然可見。八也

一、今書雖亦頗采索隱所引竹書之文。然亦多與原文不符。有采其文而缺焉者。如田完世家注云。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邱叛於趙。十二月。宣公薨。今書止有公孫之叛。而宣公薨無文。是也。有采其文而誤焉者。如晉世家注云。紀年。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今書作大夫秦嬴是也。有采其文而年與之異者。如韓世家注引紀年文。韓滅鄭在魏武侯二十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在魏武侯二十三年。今書滅鄭八年之後始邑哀侯於鄭。是也。不知采輯之時。何以舛漏如此。然要之必非原書。則較然無疑。九也。

一、凡災異記則當盡記之。否則概不之記。自夏、商逮西周。日食多矣。何以獨記仲康五年日食。然則是作書者見僞尚書之有此事。故采而錄之。其餘不見經傳。故無從知之而錄之也。春秋時。日食書於經者亦不乏矣。何以獨記平王五十一年日食。然則是作書者因日食在春秋之初。故憶而錄之。其他不復記憶。故無暇考之而錄之也。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十也。

右共十則。書中舛誤缺漏如此類者尚多。逐事辨之則不勝其辨。而其淺陋亦殊不足辨。略舉數端。以見大凡。其於戰國時事。諸書之所徵引。咸昭然耳目間。猶且乖謬如是。況三代以上。尚有一二之可信者乎。然則此書之僞。更無疑義。所以三代考信錄中。概不之齒及也。

附論伏生傳經之功

唐儒之功孰爲大。曰昌黎韓子。宋儒之功孰爲大。曰新安朱子。何者。晉魏以降。佛氏之說盛行。君大夫驚之若狂。聖人之道浸微。自韓子大聲疾呼以正之。然後聖學賴以復昌。韓之功也。漢儒說經。得失參半。永嘉以後。先漢名儒之說多亡。學者沿訛躡謬。莫之辨也。自朱子與其門人作爲傳注以發明之。然後六經之義始著。朱之功也。漢儒之功。孰爲大乎。世未嘗有言之者也。雖然。吾嘗思之。萬古之所由開。道統之所由始。曰堯、舜而已。有堯、舜。於是乎有禹、湯有文、武。有周公、孔子。故孟子敍道統。始於堯、舜。韓子之原道亦然。堯、舜之道。果何在乎。孔子之言。具於論語。文、武之事。著於雅、頌。然亦尚多未詳。國風、小雅。衰世詩耳。春秋則齊桓、晉文事也。皆未有及唐、虞之事者。欲求堯、舜之道。非尚書無由知之也。尚書誰傳之。伏生傳之也。自秦焚書以後。世不復有見尚書者矣。獨伏生壁藏之。以教於齊、魯之間。由是尚書得行於世。使無伏生。則二十八篇之書不傳。三十八篇之書不傳。則地平天成之業。不著於世。而禹、湯、文、武之事。亦莫得其詳。雖有論語、孟子稱述之。而見知聞知之實。皆無由考而知之。聖道幾何而不晦也。由是言之。伏生之功大矣。曰。伏生所傳者今文耳。永嘉之亂。今文已亡。今所行者古文也。傳經之功。孔安國、杜林爲最。何爲歸之於伏生也。（說見古文尚書眞僞考中）曰。安國與林誠大有功於尚書。然科斗之書。漢世不行已久。安國何由辨之。正以先有伏生所傳今文之書。就其文字推之。而後知某爲某字。某爲某篇耳。故史記云。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使無伏生今文。又安能有安國古文。不然。尚書凡百篇。何以其

餘皆不傳於世，卽所得多十六篇者。又何以缺略不全。絕無師說。（並見尚書考中。）由是言之。傳尚書之功以伏生爲最。其次乃安國。次乃杜林。又次乃賈逵耳。嗟夫。文帝之召伏生。生已年九十餘矣。幸而壽考。晁錯得以受之。尚書遂大行於世。使不幸而生早亡。不但不能上之於朝。卽張生、歐陽生且恐無由得見此書。此似有鬼神陰相之。使堯、舜之道之得傳於後世者。豈偶然哉。世之學者。惟務舉業。罕有能稽古者。間有以道學自命者。亦惟知尊朱子。稱宋儒而已。至有以宋五子等量齊觀。以配顏、曾、思、孟。而絕口不及唐之韓子者。無他。心無實得。而但勦竊前人之唾餘者也。夫韓子之原道。深究聖道之原。與孟子相表裏。豈後儒專談心性者之所能望。至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學聖人者。當自孟子始。亦自韓子始發之。韓子之有功於聖道不淺矣。通書正蒙恐皆未之逮也。此猶未之能知。況於漢儒之得失乎。夫傳詩者四家。傳春秋者五家。論語有齊、魯之別。易於田何之外。復有費、高二氏。書獨有伏生耳。無伏生則無尚書。無尚書則堯、舜之道。不傳於後世。雖韓、朱之大儒。且無由深悉之。吾故表而出之。不知數千百年之後。亦有與余同心者否也。

按。自孔子以後。能發明堯、舜之道者。莫如孟子。能傳堯、舜之書者。莫如伏生。世之務舉業。談道學者。惟知尊宋儒。不復知有漢儒矣。聰明好奇之士。則多據漢儒以駁宋儒。然所尊信者。不過衞宏之詩序。晉、宋以後之僞尚書傳。強名之曰漢儒。而遂自以爲奇貨可居耳。烏知漢儒之高下淺深哉。故今於考信錄成之後。特表伏生之功以附之。

考古續說卷下

觀書餘論

前提要中統論考古得失有未盡者往往續有所論補錄於此

吾曩日讀書不多亦未嘗深思博考每見人有據尚書僞孔傳及世所傳詩序以駁宋儒謂其師心自是者余心以爲魏晉以後人尚詞章不重經學先漢名儒之說失傳者多故後人不之見以致此耳近始知其不然經學之荒非不重經學之故乃重經學之所致也何者隋唐之際人未嘗重經學然駱賓王討武氏檄文云公等或居漢地或協周親是其於周親二語仍用漢孔氏論語注不用尚書僞孔傳之說也李華弔古戰場文云周逐獯犬至於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是其於出車一詩猶用漢班固馬融舊解不用衞宏詩序之說也蓋唐自中葉以前士大夫尚知學古雖不深通經義然往往有沿用先漢名儒之說而未改者又其時以進士爲重庸劣者乃赴明經科以故僞傳衞序不甚行於當時天寶以後士習日卑人惟知重富貴重富貴則不得不取科第取科第則不得不趨風氣由是雖進士亦不復學古況於明經更不待言惟遵功令習孔穎達之五經疏（僞傳、衞序、皆穎達五經疏內之文）先漢名儒之說遂無復有寓目者矣至於有宋雖知崇重經學然沿唐末五代之習已久師弟子相授受皆視僞傳衞序若天柱地維之不可移易者雖有一二名儒駁其舛謬然沿其舊說者尚多而世且有以駁之爲非者欲求如駱賓王李華者不可多

得矣。尤可異者。鄭樵之駁衛序亦尋常事。而陳振孫、馬端臨極力排之。若斷不可容於世者。豈非少而習之。其心安焉。遂以爲固然哉。甚矣。科第之能變人心而晦聖道也。嗟夫。唐太宗以明經設科取士。誠欲士之通經學古也。而經義反以之而晦。古學反以之而衰。此豈當日之所料及者哉。其亦可嘆矣夫。

嶺表錄異云。兩頭蛇。嶺外多此類。一頭有口眼。一頭似蛇而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謬也。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埋之。南人見之爲常。其禍安在哉。觀其所言。仍係一頭蛇耳。尾端並無口眼。豈得謂之兩頭。松江丁先生諱雄陛夏言館道署時。有一僮見兩頭蛇。不知爲不祥也。持之徧以示人。至書室。丁先生見之。令速將出。其蛇兩頭皆在一端。相並而生。其後月餘。僮死。豈見之果不祥邪。抑偶然邪。蓋此蛇乃戾氣所感。蛇中之妖。非別有此一種蛇生生不已者。故人以見之者爲不祥。嶺外所謂兩頭蛇者。乃蛇中之一種。亦何足怪而以爲不祥乎。蓋嶺外人聞有兩頭蛇之名。見此蛇尾形似頭。遂妄以呼之耳。猶鄉中之人呼臘梅爲梅花。晚粧爲茉蕊。苦瓜爲荔枝也。使嘗見兩頭蛇。則知嶺外之蛇。非孫叔所見矣。唐人諺云。凌樹稼。達官怕。近世說者。亦有以爲卽春秋所書之雨木冰者。然雨木冰余嘗見之。雨著於樹。水皆凝而爲冰。如衣然。如甲然。與樹稼絕不類。樹稼乃霧所凝。河北常有之。使嘗見雨木冰。則知樹稼非春秋所書矣。由是言之。天下之本不相涉而誤以爲一者。豈可勝道哉。此目前之物猶如是。況乎唐、虞、三代之事。無由目覩者乎。故炎帝也而以爲神農。太皞也而以爲包羲。重也而以爲羲黎也。而以爲和。庭堅也而以爲皐陶。伯翳也而以爲益。阿衡也而以爲伊尹。南宮敬叔也而以爲南容。但據後人之訓詁。遂不復考前人之記

載復何怪夫以一頭蛇爲兩頭蛇而以樹稼爲木冰也。

昔有以知文名者。或取徐渭文僞稱唐順之作以示之。卽書其尾云。非荆川不能爲此文。荆川、順之號也。小說載有馬生者。以其詩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稱康狀元海詩。座客無不贊者。嗟夫。世之不究其實而但徇其名者。豈獨一二人哉。賈誼之鵩鳥賦。又見於鶡冠子。夫誼感鵩鳥而作賦。自言己志。必非襲人之言明甚。而世乃以爲誼錄鶡冠子者。世稱鶡冠子爲戰國時人故也。君子思不出其位。論語所記曾子言也。而易大傳亦有之。易傳所以釋經。但取有合卦義。原不妨兼采前人之言。若曾子則必不冒前人之言爲己言明甚。然世乃以爲曾子之言本於易傳者。漢儒稱易傳爲孔子所作故也。魯語柳下惠之述祭法。其文又見於戴記之祭法篇。而以四代郊禘之制置諸篇首。以其全文置諸篇末。全文記祀有稷而無舜。後文敍功有舜而無稷。先後倒置。首尾衡決。其爲勦襲前人之言明甚。然世反以爲國語之文采之此篇者。漢儒稱祭法爲周公所制故也。中庸在下位一節。明明采之孟子。而僞家語誤以爲孔子答哀公問政之言。至擇善固執止。載之於問政篇中。世遂以爲孟子采中庸。中庸采家語也。夫孟子述孔子言多矣。皆冠以孔子曰。何以此文獨冒之爲己言。且此文本開後文誠明之說。初與哀公無涉。豈得入孔子口中。而僞家語之淺弱亦非難辨。然世乃云云者。以中庸爲子思所作。而誤以僞家語爲卽漢儒所傳之眞家語故也。至如僞尚書之爲山九仞。不學墻面。本之論語。而世亦以爲論語本之尚書。僞孔傳之說多本之王肅。而世亦以爲王肅私見孔傳。諸如此類。不可悉數。豈非以其名哉。甚矣。徇名者多而究實者少也。安

得見世有眞能辨黑白之人而與之暢論古書也哉、

周庾信爲枯樹賦稱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馬聞而歎曰云云仲文爲東陽時桓溫之死久矣然則是作賦者託古人以自暢其言固不計其年世之符否也謝惠連之賦雪也託之相如謝莊之賦月也託之曹植是知假託成文乃詞人之常事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莊信其世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賦其世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爲屈原宋玉之所爲耳推此而求則戰國以前帝王聖賢之事爲後人所託言者蓋不可勝道矣然當其初讀之者亦未必遂信爲實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耳既而其傳日久矜奇愛博者多或徵引以備典故或組織以入詩賦而淺學之士習於耳目之所見聞遂以爲其事固然而編古史者因采而輯之論古人者遂據之以爲其人之是非優劣而古人之寃遂終古不白矣近世有作鬼方記者云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使鬼谷先生守其地其寓言正與庾賦同若不幸傳之後世淺學者必以鬼谷先生爲殷時人不則以爲有兩鬼谷先生矣

世傳宋梁灝及第時年八十二且載其詩云天福二年來應試雍熙三載始成名又云觀榜並無朋輩在歸家惟有子孫迎又載其謝表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然據宋人諸書所載灝及第之時年方壯盛不知何以有此說也蓋天下原有一種好事之人專爲新奇可喜之說有因在疑似之間而附會之者亦有毫無影響而憑空撰爲此事者此乃常事不足爲異故萬章以孔子之主癰

疽寺人爲問。而孟子曰。好事者爲之也。近代之事。猶致失實如此。況三代以上。世遠書軼。而戰國橫議之士。誣聖賢以自便其私。其失實者。寧可勝道哉。惜乎孟子生於戰國之初。所已辨者少。所未辨者多也。嗟乎。孔子之主癰疽寺人。孟子辨之。則人皆知其無。公山、佛肸之召孔子。孟子未及辨之。則人以爲二人果嘗召孔子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安得世有讀孟子之書。推孟子之意。能以三隅反者而與之上下古今也。

古人之書。往往有後人所補續及竄入者。史記武帝本紀等篇。漢書古今人表等篇及後漢書諸志。皆後人之所補。列女傳東漢諸人。皆後人之所續。是也。史記文中往往敍及元、成時事。此則後人所竄入者也。意所竄入尙不止此。但無別本可校。亦必不止史記如是。但不見於傳記。無從知耳。惟經亦然。孔子作春秋至獲麟而止。而左氏春秋乃終於哀公之十六年。而孟子七篇之外亦別有外篇四篇。是也。（孟子在十三經中。）所幸傳春秋者五家。尙存三家。公羊、穀梁所傳經文。皆無獲麟後三年之事。故得知其非孔門原本。孟子則本存外篇之名。而趙君去古未遠。識足辨其眞僞。斷然刪而去之。故後人得不爲其所惑。惟論語舊有三本。諸家篇章亦各不同。不幸遇一張禹采其文而合之。又不幸而禹位至三公。當漢之末。人皆趨富貴而薄品誼。輕學問。遂爭效其所爲。以取爵祿。於是諸家之本。陸續皆亡。無可校其眞僞。公山、佛肸兩事。遂莫不信以爲實矣。康成去古未遠。諸本猶有存者。乃亦沿時陋習。不加校正。已堪嘆惜。朱子一代大儒。乃亦不爲詳考而明辨之。尤不可解也。近世以來。學者惟務舉業。看講章。讀墨卷。自講章墨卷外。諸書皆不

寓目。春秋、孟子、史、漢原委。亦都不復理會。但知此兩章在論語中耳。論語何人所傳。何人所更定。是否漢初諸家之本。茫然不知。無怪乎其見此說而大駭、而卻步而走也。

余少年讀書。見傳記之文多有可疑者。經文中亦有不相類者。然前人言及之者甚少。心竊怪之。間以語人。人亦罕有覺其異者。心益怪之。夫古人之書。眞僞高下昭然於耳目間。曷爲讀之而皆若弗見也。若弗聞也者。近數年來。年六十有餘矣。始恍然悟其故。然後知學問之無窮也。南方夏晝短於北方。冬晝長於北方。此余十餘歲時觀時憲書而知之者。壯年數客於外。與南方人酬酢往來。及北人之嘗遊於南者。往往述其風土人情。獨未嘗言及此。皆如不知者然。及余作吏閩南。親驗其實。則夏晝較北果短。冬晝較北果長。與時憲書之言脗合。然北人在閩及閩人之嘗遊於北者。仍未嘗言及此。亦如不知者然。此何故哉。夫時憲一書。家家所有。少識字者皆能觀之。而閩中冬夏晝之短長於北者四刻有餘。何以皆如不見而不聞也。嗟夫。此顯然者。猶且如是。況古書之眞僞高下而猶望其能分別之。甚矣余之少年不更事也。莊子稱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將毋所稟者厚。則外物當其前而不覺與。嗟夫嗟夫。是何今日藐姑射神人之多也。

韓昌黎原道云。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

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鳴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又與孟尚書書云。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又送浮屠文暢序云。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按道統卽治法也。治法卽道統也。聖人之道。非徒自治其身而已。必將上體天心而使天下民物皆得其所也。故言道統者必始於堯、舜。而後繼以湯、文。迨於孔子。孟子末章言之明矣。但孔子不得位。不能紹堯、舜之盛治。故不得已而傳詩書。修春秋。發明堯、舜之道。以教授諸弟子。而使不墜於地。故凡孔子所言之

理。卽堯舜所行之事。非有二也。是以韓子論道。必自堯、舜推而下之。而謂周公、孔子之所書於册者卽堯、舜之道。後人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大壞。誠深明乎聖道之本原也。乃近世儒者。但知宗孔子而不知述堯、舜。但知談理而多略於論事。以致唐、虞、三代之事多失其眞。甚至異端迭起。各尊其始爲教之人。而視堯舜若粃糠然。嗚呼。使自古無堯、舜。人何以自異於禽獸。如之何其可以忘所本也。

前人舊說

考信錄成之後。暇中觀前人書。往往有辨古事之是非。古書之眞僞。與錄中所言互相發明者。既未及采入錄中。且多泛論古書。亦難專係之於一代。故並編之於續說中。以爲學人考古之一助云。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嵩母吞薤卵而生嵩。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嵩逆生。閼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識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己。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媼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閼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閼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兎吮毫而懷子。及其子

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嵩母嚥燕卵。與兎吮毫同實也。禹、嵩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閼背。夫如是。閼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王充論衡。）

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曰。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特爲指實。何其妄哉。（此處刪數句。）復有懷嬴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邱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劉知幾史通。）

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酬答。至於屈原離騷詞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敍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贊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詞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鷸。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榆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莊

周著書以寓言爲主。稽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詞。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鱉競長。蚿蛇相憐。鶯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怪。並可引爲眞事矣。同上。

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幷律呂、謚灋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三代幷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黃長睿校定師春書序。

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於周。以三首先祭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必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爲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

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憨國九十有九國毓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所憾如此蓋大言也洪景盧容齋題跋

劉向敍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脫誤爲牟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豔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高氏子略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汩有不可得而辯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國語其閎深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以子厚言之或過反復戰國策而後三歎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且深也予遂効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戰同上

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

髮撸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司馬彪云：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卽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甃石爲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顧炎武日知錄）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曲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邱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倉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幷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壞，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顏氏家訓）

附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大慶觀孔叢子詰墨篇曰：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衞，昭王卒，惠王

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一年然後作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原註：以上乃孔叢子所載孔緤子魚詰墨之詞）大慶謂戰國之世。諸子橫議。如墨子假託晏子之言以毀聖人。子魚以年世辨之。則墨子之妄。固可見矣。大慶又攷之。魯定公十年。孔子相夾谷之會。史記于齊世家載夾谷之會云。是歲晏嬰卒。然則白公之亂。嬰死已二十二年矣。左傳。齊景公薨于魯哀公之五年。是時景公亦死十年矣。是知孔子非特無是事。而景公、晏子亦無是問答。皆墨子鑿空造謗。宜乎孟軻闢之以禽獸。

按。白公之亂。在孔子卒後。佛肹之畔。亦在孔子卒後。既可以白公事誣聖人。亦卽可以佛肹事誣聖人。其理一也。蔡畏楚偪。遷於州來。楚取蔡故地。使葉公鎭之。孔子嘗至其地。故論語載有與葉公問答之語。乃蔡故國。楚邊境。非楚國中也。（事詳洙泗考信錄中。）孔子何由得與白公、石乞相見。皆緣戰國之世。楊、墨盛行。多誣聖人以自伸其說。後人不加細考。往往信以爲實。弗擾、佛肹之召。亦如是耳。惜乎昔人之辨之未及於是也。

說苑曰。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惟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原註：見第六復恩篇。）周敬王四十一年也。後一年而元王立。九年而貞定王立。至十六年時。孔子卒已二十六年。此謂趙襄子善賞士爲仲

尼之言。攷其年歲先後。則知其誤也。

按。晉陽之圍。在孔子卒後二十六年。佛肹之畔。在孔子卒後五年。既可以晉陽之圍爲孔子時事。復何怪於以佛肹之畔爲孔子時事乎。葉氏所辨說苑之誤凡十事。其一言晏子使吳。吳王曰。夫差請見。葉氏駁之。以爲晏子卒於定之十年。夫差立於定之十四年。夫差立而晏子已卒四年矣。其一言晉人已勝智伯。明年圍廬入郢。葉氏駁之。以爲智伯之亡。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圍廬入郢。在定公四年。智伯亡而吳滅已久矣。其餘六事。所駁年世不符約皆類此。劉向生於西漢之季。距春秋時數百餘年。何由知之。其皆本於戰國時書明甚。然則戰國人之所述。尙可信乎。大抵戰國之人。惟欲快其口舌。亡而爲有。原不計其年世之符與否。漢儒誤信而誤載之者多耳。葉氏之論。可謂大有功於古人。獨是弗擾、佛肹之事。前人罕有言其誣者。殊不可解。豈以其在論語中邪。不知論語亦有後人之所增入。齊魯篇章多寡互異。其明驗也。不幸遇一張禹采而合之。後人奉爲著蔡。以致古本盡亡。（詳見論語源流考中）安得以其在論語中。遂不辨其是非。盡從而信之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考信錄提要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崔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九〇七